

虞初續志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清鄭醒愚著

筆記小說大觀集



虞初續志卷十一

清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

秦淮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洎乎前明輕烟澹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申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為瓦礫。每覽板橋前記。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良可嘆已。迺承平既久。風月撩人。十數年來。裙屐笙歌。依然繁艷。詎江左流風。於今未艾。抑山溫水軟。良由地氣使然歟。

前明河房。為文人讌遊之所。妓家則鱗次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遙對。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櫛比。有本帮蘇幫揚帮之稱。雖其中妍媸各別。而紛芳羅綺。嘹鳴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意蕩志也。

自利涉橋東。為釣魚巷至水關。臨河一帶。亦麗者所居。地稍僻。每有名姬。心厭塵市。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亦復絡繹不絕。

由文德橋而西。為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踪暫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類皆卑屑所居。不敢與水榭韻頤。聞亦間有麗人。

余則未之見也。

貢院與學宮毗連。院牆外為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挾重貲。擇麗姝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殆什無二三也。

秦淮河鑿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于江。當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遊賞。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訖於仲秋。當夫序屆天中。日逢竹醉。五月十三日傾城出遊。較端午尤盛。遊船數百。震盪波心。清曲南詞。十番鑼鼓。騰騰如沸。各奏爾能。薄暮須臾。燭籠炫耀。簾幕畢鉤。倩粧倚欄。聲光繚亂。雖無昔日燈船之盛。而良辰美景。樂事賞心。洵昇平氣象也。

秦淮河船上。用蓬廠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于尊罍。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設窓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縹緲欲仙塵襟胥滌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于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暖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

茶寮酒肆。東則桃葉渡口。西至武定橋頭。張幕挑帘。食物具備。諸名姬。又家有厨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倉猝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于斯。

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概土著居多。若乃買雛教歌。認為己女。待客梳櫳。愛俏者。其名愛鈔者。其實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僥幸大賈。無難欺。以其方。使彼慳囊頓破也。

河亭設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年來教習女優。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長。粧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十倍梨園。至于名妓仙娃。亦各嫋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囁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茉莉珠蘭。提籃挈榼。不異曼翁前記所云。近更綴以銅絲。幻成魚籃飛鳥。可以懸諸帳中。比及昏黃。則雪花齊放矣。酒醒夢迴。芳馨橫溢。和以氣肌。蕩澤如遊。衆香國中。

院中衣裳粧束。以蘇為式。而彩裾廣袖。兼效維揚。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布製為小襪。似膝襪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

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即古靸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不
示有致。至于抹胸俗稱肚兜。夏紗冬綢。貯以麝屑。緣以錦繡。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
膚絳袜。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以上紀雅遊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攀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
華。則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廬瞳而頰唇。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
凝睇。覺九姬靨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閨戶
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
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於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為勢家招去。侑
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
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尚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於雲。如二
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楚儂又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為二姬作雙珠記
傳奇。情文並茂。惜尚秘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朱骨稱之。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倘舞迴風。當挽留
仙之裾也。鬢髮如雲。明眸似水。驟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稍長矣。而風度高

雅無折腰齟齒習氣。故文士樂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者宿也。遂初既賦。寄興掃眉。
雅與姬善。蒼鬢紅粉。嘗相對於銀鑑綠酒之間。余於庚辛兩度抵甯。時一過從。淪若
清談。目為豔友。惜近以病廢。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問者。芙蓉綠水秋將
老。鸚鵡金籠語可憐。舊日繁華不堪回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
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為業。余聞之歎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為
然。

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溫存。大
有駿馬駄廝之感。權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惑於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
脂粉生涯。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即誘以多金。弗顧也。
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
泓秋水雙鉤月。洗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負居洞神宮前馬姬
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為僉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佽助。並糾同志為卜居於
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
余就館崇川。間為無良速訟。移家維揚。壬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

而風雨飄颻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託言索逋。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揀枝棲。間其瀕行。猶情人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為誦家果邨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坎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歛身依然尋常旖旎也。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矯慙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為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幽深。翛然絕俗。有僉父某。以白金四十啞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於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尚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為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笥。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興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

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姪為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婉風。

董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余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盡償博債。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董大。眼光如醉。次董二。姿亦白皙。然以視三。之風韻嫣然。不覺睡乎。後矣。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居江甯。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幘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櫳之。為徵西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於署。僕從雲散。宦橐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姪聞之。立出篋中。背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於江口招提廣集。縗流禮懺。二晝夜。傾資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為之營葬而返。以此俠聲振一時。辛丑歲。狎客朱元官為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賞熒熒。隱有母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於六月間從良矣。問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姪晤。姪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筆耕針縫。稱嘉耦焉。吁。異哉。姪之所為。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於

青樓中得之。余既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為之綴序其事。以償夙諾云。聞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其繼妹張二弱質纖妍。亦嫋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十。一白皙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於王氏水閣聽演。尋親記。跌包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尚賴三人作生計焉。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惑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脣誘墮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時向來秦淮。以蘇幫為文。揚幫為武。姬雖產於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為揚幫翹楚。時人戲以武狀元目之。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負盛名者。趕熱郎未易得見顏色。余曾於辛夏。邂逅河亭。頤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蠶。於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友李子影。生甚與善。嘗為余言。姬賦性豪爽。重意氣。善知人。無門戶習。至於媚骨天生。更不待擇。新采異也。贈以短句四章。有云。醉聞嬌喘聲。猶媚暖熨豐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渾。見慣溫柔只合喚仙鄉。晚桐光澈六孝廉。聞而擊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句。惟卿雨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戰署也。姬有義女。曰小姑。揚州人。忘其姓。年纔十七。長眉掩鬢。笑靨承顧。薄袖曳裾。風流秀曼。亦後起之雋也。

王四。本郡人。蘭姿玉質。秀韻天成。性喜清幽。雖在風塵。常深自祕。固不甚見容。所居月波水榭。綺窓錦幙。不染纖埃。凡榻尊彝。位置俱極楚楚。入其室者。如別有洞天。幾忘門以外之甚囂塵土也。

施四。蘇州人。窈窕秀弱。眉目含情。唇一點小於桃英。趾雙翹瘦於蓮瓣。年雖稍長。調笑無雙。殆疑雨集所咏。丰容工泥。夜情味勝。離年者也。松陵某尹。暱寵之。攜居胥江別館。三載後復歸秦淮。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未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中。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唤千呼。不轉頭。又云。驚春正滯邗江櫂。悲秋始返金陵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榴花飾。雲鬟低亞。胭脂赤。相對多情。只少些兒畫不成。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為側室。甚有寵云。

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雙絕。綺閣深藏。俗子未易謀面。善歌能飲。解誦風詩。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頗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其大婦曰嚴三。齒長于姬。而姱容修能。堪與頡頏。亦緣位置自高。羞與曲中人伍。人罕見之。

謝玉字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絕倫。與其母居釣魚菴中。善南北曲。嬌喉一轉。飛鳥過音。母珍同掌珠。欲得佳子弟。字之。玉亦自矜聲價。不屑作尋香人。雖給侍讌遊。猶虛屏山之夢也。

趙小字靜芳。江陰人。中人姿耳。有紈袴子。昵之一時。獻諛者。遂有文狀元之號。余觀其人。沈默寡言。無輕挑氣習。要亦善自修飾。不隨俗波靡者。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興善。生以筆耕為業。而未有家室。歲入悉以遺姬。既而生以失館旅居。饗飧不繼。姬招致之。日用皆取給於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為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瀨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於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因思自立。浪遊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為念也。言已。欷歔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即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赁屋。為主者別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徐二寶本郡人。居釣魚巷之上街。其夫為梨園領袖。姪於儕偶中年最長。余相識時。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粧。自然幽雅。徐娘雖老。尚有風情也。晚桐光澈。六孝廉夙與之善。有無錫秦姬者。與姪有葭莩親。向居丁字簾前。庚子秋復自梁溪來。寄居姪家者匝月。余因徐姪得識秦姬。雖齒加長矣。而纖腰躊躇。婉媚愁人。亦此中翹楚也。

徐壽姐。杭州人。適維揚徐某。僑寓秦淮。年已二紀。雋逸風流。妙解音律。同居數姪。竝善度曲。余嘗避暑河亭。壽率諸姪柳陰列坐。絲肉競發。雲委塵飛。靜聆移時。宛在虛口也。

馬四。蘇州人。身軀弱小。明眸善睐。膚如凝脂。殆江淹賦所云氣柔色靡。人惟雙趺。不甚纖妍。常靸小刀鞋。俗名掩鞋作忙促狀。是其微疵。

王二。蘇州人。早墮風塵。由琴川轉徙金陵。余於庚夏相晤於熊氏河亭。容貌亦自娟妍。第苦貧乏。不能自存。贈以貲。且為延譽。得漸生色。及辛歲抵甯。則被服麗都。座客常滿矣。綺艷雖在。已無戀戀故人之色。余急面詰之。姪面發頰。一座粲然。姪有妹。曰鳳姐。年方十齡。致亦楚楚。教之歌曲。發響清妙。起合自然。詢美材也。

湯四。湯五。揚州人。姿首皆明豔而四。姬尤柔曼豐盈。余嘗戲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歟。

姬不解。誤以言為鹽。吳音言鹽相似率爾對曰。吾素不嗜鹽。聞者絕倒。

陳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董二家。後徙潘家河房。年及破瓜。眉目疎朗。靨輔間幾點微麻。天然媚麗。余同鄉邵子蛾堂與之善。語余云。姬姿致亦猶人耳。所絕勝者一痕。酥透雙蓄。含春觸手。溫柔不待。掣照銀燈。驚誇瑞雪也。董二本郡董充子女。年十

五六。亦有微麻白皙瑰逸。王府塘魁首也。

金二。本姓丁。蘇州人。居釣魚巷。艷名頗著。余於庚夏曾一遇之。明眉慧眼。纖趺柔腰。幾欲傾其流輩。惜兩顧微高。婉容稍減。有某公子者。甚與善。珠玉錦繡。稠疊贈遺。嘗於一月中。費金千計。兩情腸。染引喻山河。秋以為期。綠蘿永託。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慶將來得所歸。公子亦喜得阿嬌。擬以金屋貯之。一日公子啓扉而入。閨其無人。詢之鄰姬。則姬於前夕盡室以行。不知所往。公子疑信半參。書空咄咄。負騎四出。踪緒杳然。悲憤填膺。一病幾殆。噫青樓薄倖。如金姬者。其尤哉。

高四。太倉州人。居東水關。願身玉立。情致嬌憨。皖桐家萼秋。一見傾倒。或云。姬向與某丞善。丞乃富于貲。而蠹俗不韻者。萼秋力辯其誣。謂俊慧如姬必能擇人。贈以詩。

有云文君自解憐。司馬碧玉何曾嫁汝。南可謂情癡矣。乃萼秋盡傾橐中金。卒以不歡而散。迨次年秋。萼秋領鄉薦鹿鳴宴罷。緩轡過之。姬慚沮閉戶。以疾辭。竟不出見。周四。又稱梁四。蘇州人。年逾三十。風韻猶存。善彈琵琶。名著青溪桃葉間。有兩女。大官。二貌不甚美。而演劇頗佳。十餘齡耳。已識曲中三昧。同時小女伶。有周玲。字慧瑟。蘇州人。方全。後改名璇。字江陰人。吳雙福。張大義女。汪銀兒。胡四喜。秦巧姐等。皆蘇州人。並工院本。而周玲實創厥始。四喜獨冠其曹。鑑湖邵子升岩。嘗語余云。周玲之尋夢題曲。四喜之拾畫吐畫。含態勝芳。傳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嬌目迴腸。蕩氣雖老。伎師自歎弗如也。以上

品紀麗

聞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雖妓者所居。不過數家。開宴延賓。亦不恒有。十餘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王治遊。遂無虛日。丙申丁酉夏間尤甚。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蟠旋。不覩寸闊。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約日糜千金。真風流之藪。澤烟月之作坊也。余遊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見。爾日繁華。名姝如朱素貞。劉大輩。皆如石氏飄風。退為房老矣。而風月平康。今猶視昔。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正不減曩時也。

珠市地近內橋。已為市闈舊院。則廢圃數十畝而已。中山東花園僅存其名。故址不可復覩。迴光鷺峯兩寺亦金碧剝落。香火闕如。至長板橋尤泯沒無迹。詢之故老。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無從辨其是非。因誦西風殘照楊柳彎腰之曲。覺當時尚有秋水一泓。茲則盡成平陸。亦刼塵之小變也夫。

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凡搢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宴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花月春風十四樓也。今諸樓皆廢。遺址無存。長千里一帶室廬亦盡成塵市。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聞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腸斷東風日暮寒。吾湖東林陳蘭谷先生亦有詩云。輕烟澹粉亂樓鶴。重過城南舊狹邪。不為東風賒美酒。怪渠吹盡六朝花。

沈香街即鈔庫街在貢院對河。相傳嘉興項子京焚所製沈香牀。香經四五日不散。因以名街。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然千金買笑。期月便忘。絮薄花浮。毋乃太甚快哉。項生酒半抗聲裂衣褪牀。一吐胸頭惡氣。足令此輩愧生顏變矣。乃街之名。由此而傳。則又妓之不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葉渡在青溪曲處。渡頭坊表金碧煥如。每當夕照西沈。酒舫喧闐。與競渡聲相間。
對岸為御河房。相傳前明威武南巡。曾經駐蹕。水榭外垂柳千絲。拖烟漾月。暑憲徒倚。
清風徐來。不待帷展。紫綃始消塵燠也。丁字簾前。厥名舊矣。今利涉橋之西。水
榭三間。最為軒翥。玉筋篆額。尚懸楣間。縱非常日故居。當亦相去不遠。桃花扇傳奇
云。桃根桃葉無人問。丁字簾前是斷橋可證也。

秦淮遊舫。不施宴幕。彼姝鮮乘舟者。競渡則有樓船。進自水西門。浮几紗窗。拂拭楚
楚。名姬三五。載酒嬉遊。簾影衣香。隨風搖曳。余於辛丑夏五。猶及見之。嗣以當事者
禁之而止。

端午龍舟。傾城遊賞。極一時之盛矣。中元節為盂蘭集福會。諸名姬家。皆禮懺設齋。
虔修佛事。好事者則於河流。施放水燈。隨波熒熒。頗堪寓目。至中秋前後夕。壘几為
臺。陳設香菓。喧聞鼓吹。宴樂連宵。或踏月嬉遊。逢橋打瓦。亦歡場韻事也。

河亭徙倚。以永朝夕。不須倚翠偎紅。自可嬉怡忘倦。余於今秋寓居王氏水榭。每晨
起盥櫛初畢。即聞鄰女。教歌之聲。風外悠揚。使人意遠。至日亭午。遊艇如梭。呈絲逞
竹。入夜則燈光煥發。爆竹喧騰。閒偕雲陽校書。掀簾憑眺。爇香啜茗。娓娓清言。幾忘

序月之西沈也

市井方言。名姬不屑道。間有一二語。在章臺間習聞之。如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是也。年來忽尚一少字。每詢以事之隱諱者。輒矢口而答曰少。余嘗戲作集句曰。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白皙誰家郎。魂斷一聲少。

受郎珍惜只儂知。難忘霞侵月滿時。最是將歸猶未忍。阿母傳語怪來遲。此疑雨集中。王次回贈左卿詩也。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陰徐校書家。亦嘗竊取其詞以記事云。受儂珍惜感儂癡。最是霞侵月滿時。虛說並頭蓮子好。個中苦意只卿知。

同鄉沈子潔夫語余云。長洲詹孝廉湘亭。於今春應試白門。昵梁四養女磬兒。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其友王鉄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磬故吳人。謀歸吳。以事詹。志未諧而卒。詹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歸葬於虎阜。再來亭之西。隅祁昌司鐸沈簣漁為譜。千金笑傳奇。詹王兩君詩冊暨詹漁傳奇。潔夫皆親見之。能誦其畧。惜余後至。未睹為憾。潔夫又云。同時有趙約老與磬女弟荷兒狎。荷以馬湘蘭小影贈之。亦韻人也。茲已從良矣。吁。青溪不少名姝。何四條絃家獨多佳話耶。

有賣花馬嫗者。蘇州人。住洞神宮前黑廊下。年四十餘而寡。日於河房中送花為業。

子媳一人。並工手藝。所居前空屋兩楹。常供客館。鄰寓有陳生。某家本越中。浮踪白下。值歲除。主人以生夙逋無償。迫令他徙。生請以五日為期。意將遷延卒歲。而主人不可。發聲徵色。生負氣出門。進退無所。躡躅於利涉橋上。將為抱石之謀。適嫗自橋南送花歸來。見生倚欄子立。神氣頽喪。迥異平時。疑而詰問。生若罔聞。詞色間轉。似憎嫗饒舌者。嫗益駭惑。強攬其袖。以歸研詢多時。始得其實。嫗喟然曰。子誤矣。以子之貌。當非久困者。何識短智淺。遽不欲生妾雖貧。猶能為力。所負鄰寓房膳若干。金即當代為措。償今夕移寓。娶居度此殘歲。俟有機緣。再圖他適可也。言已。便詣鄰居。告以故。攜取行李而返。生感其情。即為棲止。迨次年生汲引乏人。仍無安窯之所。食。用皆仰給於嫗。嫗積久無倦容。亦無德色。偶有嘉肴名菓。必先奉生。子及媳咸服事。唯謹。嗣生妻物。故予以覓父來甯。嫗知生無以為家。復百計張羅為其子納婦。即於鄰左賃屋以居。生父子幾忘旅人之困焉。後年餘。生始就邦江一巡司幕席。挈之偕往。無多歲入。僅給饔飧。淮陰一飯之酬。尚將俟諸異日也。同時有潘嫗者。亦蘇人。予三咸習梨園。伯仲居河房。在文德橋西。季則家於白塔巷。相距里許。嫗往來兩地。日以為常。橋北有八角碑亭。乃必經之路。某歲除夕。嫗自河榭歸。出門數武。見有儒衣

冠者投繯於亭角。疾呼家人解救獲甦。時已昏暮。昇歸河亭。詢其姓氏。則張生名某。籍隸浙西。亦緣賦閒。僑寓壽聖菴中。負西客百餘金。歲暮莫償。而客坐索不去。生不得已。謬以告貸。他出。至此。自經。嫗聞之。笑曰。負久不還。百餘金。齅齅守錢奴。何福人。大甚耶。立傾篋出金償。西客且送生歸。寓。勸慰良殷。改歲後復不時。餽遺已而生就館。西江依依惜別。嫗誓不望報。敦促啓行。迄今音問不絕。如親串焉。二事皆得之。雲間袁子繼香所述。余於二嫗猶及見之。一賣花。一參妓。而濟困扶危。各具一副。俠腸孔。曾二嫗之不若者。

秦淮雜詩。自漁洋山人後。作者如林。美不勝錄。近時吾郡徐雨亭先生溥。著有竹枝詞十首。質而弗俚。逸而不纖。亦足徵前代之流風。誌一時之韻事也。詞云。何處春光景倍佳。烟花十里舊秦淮。豪家日費千金賞。博得青樓一鳳鞋。紅粉結隊鬪鉛華。高髻盤雲墮鬢鴉。相與踏青聯袂去。舊王府裏看桃花。綠鷺飛鳬取次過。遊船如織疾於梭。翠眉不許人窺見。水榭簾遮盡。豔影多繡罷。鶯鶯戲彩毬。腰肢無力任勾留。生來少小風流慣。只解嬉春不解愁。茶蘼開罷綰紅榴。底事秦淮作勝遊。兩岸河房添好

景石欄杆外競龍舟。丁字簾前柳數行。晚涼浴罷換新粧。嬌喉齊唱桃花扇。誰似當年鄭安娘。梨園樂部夜相邀。活現風情未易描。留得懷甯餘曲在。春鑑燕子譜笙簫。不愛後湖十頃蓮。偏愛訪妓莫愁邊。遊人盡道城南好。萬柳莊前繫酒船。水調伊梁動客愁。渡頭桃葉尚名樓。畫船入夜笙歌沸。笑指星河看女牛。雲鬢風鬟揷紫蘭。香羅細葛怯輕寒。中秋踏月嬌癡甚。憒會逢橋打瓦磬。相傳雨亭在金陵為人司織局。每吟時與機聲相和。所鐫客遊艸中。又有秦淮即事詩云。漫擬瓊枝話六朝。輕烟澹粉已沈銷蝶香。人去遺歌扇。桃葉春歸冷洞簫。別院空傳鶯語滑。落花猶襯馬蹄驕。長堤剩有多情柳。依舊絲綿畫燒清麗。芊綿不亞新城綺製也。以上紀軼事

雪鴻小記

余自辰秋金陵返棹。遊興漸闌。雨載高平。足不履塵市。每吟微之。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之句。真覺取次花叢。懶迴顧矣。丁未暮冬。穎川明府攝篆。維揚相偕至止。揚固舊遊。城北校書。又金陵舊識。暇時過訪。頗慰離懷。然當棋罷酒闌。閒談往事。誤人紅粉老我青衫。不禁相對歎歎。共悼天涯淪落也。校書居亢家花園。自園北至水關。兩岸河房鱗次。同人徵色選聲。嘗拔其尤者五人。以佐文字之飲。迨次年夏五。花天變態。

珠泉居士

情海生波。出其門閣。風流雲散。此五人者。亦偕城北校書。飄然遐舉焉。客窓枯坐。聊為記叙。譬彼飛鴻踏雪。隱約爪痕而已。若謂三生杜牧。贏得名存。則我豈敢。
方璇。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為金陵女伶。余於辰秋。曾相識於王氏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璇字。曰姍來。於今三年。河干邂逅。烟輕月瘦。雪韻花嫣。正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居小秦淮之南。因避塵囂。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綠萍前戶。余同鄉中表戚也。以裁花之仙吏。為掌玉之文星。投簪後。僑寓竹西。絕憐愛之。適有僕父使酒罵座。意將逮辱。姍來綠萍囑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晷。嘗見其理。雙鬢束雙彎。笑笑生芳步。步步移妍。真可相對療饑。不待酣紅膩綠也。為賦玉梅二絕贈之。有管領春風第一枝。及朗於新月澹於雲之句。姍來頗解賞音。浼余書於香箋。時時吟誦。出入懷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倉猝間。偕返里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玉奴亦江陰人。年逾二紀。姿致猶人。惟膩理靡顏。不愧溫如之目。善飲酒。工觴政。度曲亦清越擅揚。

王璣。太倉州人。年十八。與兄嫂共居。豔名噪一時。客歲上已。余偕友人訪之。值璣將

赴某鉅公招華粧煙服。忽忽就道。閒日載造其廬。適因清恙。午睡初起。帕羅覆額。芳澤無加。而逸韻風生。媚麗欲絕。始嘆清水芙蓉。妙在絕去妝飾耳。於時試茗之餘。繼以歡讌。余于薄醉。況其輕歌。瓏力疾為度。十二紅一曲。雙蛾微斂。橫波流光。一串珠喉。流轉如鶴音。入耳聞聲。對影令人真個銷魂也。夏五月初旬。聞其許字吳人王某。余初疑傳言之妄。往探其實。則已班駕夙駕。貧實宜家矣。詢伊長嫂愛奴。乃知瓏雖年少。早已矢脫風塵。而志在隨人。又不願作勢家姬妾。因與王某夙契。識其氣宇非長。貧賤者。決計于歸。棄紛華如敝屣焉。噫。黑風孽海。飄泊多矣。瓏以稚齒韶顏。獨能早登彼岸。度亦有善根哉。

愛奴蘇州人。向居金陵。近以年長退為房老。色猶未衰。舉止溫和。長于應對。都人士每樂道之。

黃翠兒。字綠筠。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三胖子遇之虐。嗣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於翠。始善視之。余於去春相識時。翠已十九年矣。融酥作骨。搏粉為肌。素質豔光。雖玉蕊瓊英。未足方喻。鑑湖童子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旬。欲以多金贖之。翠亦幽怨盈懷。願奉公子盥匜。因格於勢。未果無何。而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

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于王亦以脂粉為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訟之有司意欲
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無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翠為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
為之上下營救余亦多方調護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遽墮風雨梨花幾經摧
折矣先是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為妾丞素漁於色且自頃及趾無雅骨翠百計
辭之悻而獲免會以訟餘養疴金陵丞又極於所往覘翠孤弱將刦以行翠鬪戶悲
號截髮以誓奸謀乃寢比其反也歲聿云莫天福夫婦方以訟破家不能自存翠雖
心乎杏浦而身處窘鄉義難忍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肯遽捨此錢樹子也維時
杏浦館於安宜問遺不絕嘗寓書於余暨潘子研香就近保護之妍香賦詩十絕紀
其事余謂杏浦洵有情癡需以歲時日應作延津之合也詎意天不假緣杏浦於閨
夏遽賦玉樓鴛盟未諧鵬飛何亟吾為杏浦傷并為綠筠痛矣附錄研香詩誌人琴
之悼且以貽好事者詩云青娥原是謫仙人幻宿空花惹宿因誤落黑風三萬劫明
珠一粒委泥津娟娟翠竹似容光門巷春深駐秦娘何處槐枝橫夾道江干憔悴女
兒箱琅玕一片總凌空只在山隈水曲中紅杏交枝春意闌此君無節不玲瓏妬花
風色太披猖從此溫柔未有鄉廡下孤桐厨下釀賞音那得蔡中郎淪落空憐絕世

姿阿誰顛倒獨情癮。名花借得東風力。暮暮朝朝好護持。春歸紅袖魂同去。月上青
樓影共還。望斷天涯人不見。夢中情淚滴成珠。如瓜小艇逐鷓鴣。烟水蒼茫杳不知。
蓮子心腸紅豆影。可憐苦裏暗相思。西風白下柳欹斜。嗚咽秦淮水。一涯半紙雲藍
情萬縷。總教人不薄。烟花春光依舊入揚州。宵市橋邊古渡頭。一樹馬纓迷客路。願
郎曲折到紅樓。騎省多愁鬢已絲。為君更唱斷腸詞。安能天意從人願。大婦同行小
婦隨。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闊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工數劇老伎師嘆弗如豪
客贈遺無虛日然性凜爽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粧亭亭玉立與
緣筠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余友陳子心懶雅愛尋芳而輕薄萬千恆
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閒步平康獨於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蘇姑子好
夢暇即往訪挑以辭不答屢叩之或以疾辭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與新安蔡生
訂有婚誓迨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心懶曰花枝已屬東風管珍重流鶯別
處啼二語可代銀作答心懶為之惆悵者累日然猶幸佳期過遞無妨造室晤言挹
彼清芬不必定作拗花人也未幾聞綠筠為訟累銀益嘆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

油璧來迎。遂於四月杪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聞生以丞職待選。僑寓維揚。年當授室。使君固自有婦也。銀於定情時。位非小星。然他日柏逢。莫能兩大爭春。梅雪恐費平章。則銀尚於此少商量矣。偶與心懺論及之。心懺又為之悶悶者累日。福兒年十五。丰姿韶令。銀嘗教之歌曲。亦能繼其聲。

陸慶兒嘉興人。本良家女。為王三童養媳。處於其姑驅事章臺。非本志也。歲馯自守。楚夢猶虛。余友潘子研香亟稱之。因往訪焉。年方及笄。淡薄粧梳。體無華飾。而笑嚬秋月。羞暈朝霞。柔媚中別饒幽致。挑菜節研香邀遊平山。復相遇於長春嶺之西榭。時值峭寒未解。殘梅在枝。慶立花陰。風吹鬢影。愁思弱態。如不勝情。研香語余曰。是兒終非風塵中人也。即於席間賦滿庭芳一闋云。慵髻低鬟。顰蛾斂黛。湘裙微蹴蓮鈎。盈盈二八相見半嬌羞。眾裏勝常道罷生姿處。一响凝眸。金尊奉。鶯啼嚦嚦宛轉。引歌喉。人間多恨事。花時雨橫。月上雲稠。况黑瞿風裏。挫折飄流。那得藏諸金屋。深愛護。玉軟香柔。嗟乎。是傷春杜牧。端的為花憂。余亦口占一闋和之云。紅暈潮鮮綠堆雲膩。香泥淺印雙鈎。低徊索笑相識。尚吟羞。攜手落梅風外。盈盈酒併入明眸。嬌無那。霞杯怕賭。酌潤歌喉。舊遊曾記憶。橋頭柳暗渡口花稠。怎淑姿蓬巷。越樣風

流恰遇潘郎清潤閒吟罷心醉溫柔還試問相思此後何處采忘憂對酒高歌慷慨當以慨慶為嗚咽久之迨夏中聞有武林某公子以重金購為側室甚有寵余喜研香之言驗矣更重為慶兒幸也

余昔往來邗上停橈每無多日一時名姝如林巧兒金瑞芳等皆未謀面今狎游既數寓目遂多雖空冀北之羣尚落藍田之屑或齒加長而風韻猶存或名稍輕而幽情獨挹芳心豔影甯教一例沈埋因復附書數人亦雪泥之纖爪云爾

楊大蘇州人籍甚聲名甲於北里向為鹹尹董某所暱潛居別館者數載後因阨於大婦仍返邗溝雖給侍讌遊不復握雲擣雨蓋以報董之知遇也余於今春相識已逾季魄請待之年而秀外慧中翛然絕俗落落大方當為此姬首屈一指

趙三字繡芳亦蘇州人金瑞芳之義妹也姿容俏潔不以脂粉污顏即粗服亂頭丰韻殊絕至於足翹細筍腰折迴風尤覺顛掉纖柔具有萬方儀態余友倩鄉主人夙與之善

張三字素娥亦蘇州人姿僅中人而賦情特甚相交縕縕一往而深不以貧富易其念且遇急難不惜傾篋贈還是亦風塵中獨具真性者

楊小寶。本郡人。年十七。姿致明淨。眉宇間。稜稜露爽。善南北曲。兼工小調。一矢口應。絃合節。歌場推為獨步。其母素有瘋疾。或忤佳客。小寶周旋其間。每一言解。頤能令公喜。余以解語花目之。

閔德兒。蘇州之木瀆鎮人。年二十餘。豔名甚著。幾欲方駕王陳諸姬。余每於城陰放棹時。邂逅水亭修蛾。曼暎貌亦秀。韻非常。第喉舌間重濁不類吳音。且以其頑之狀。病於雙趺。未免苗條太甚也。

聞德本名姬。周二侍女。姬向與閔某善。有鍛臂盟。後閔以遊蕩不羈。姬延之至家寢食。與共。雖伉儷不過也。居久之。閔潛與德私。與姬情殊不屬。姬覺。逐閔。及德。德遂偕閔徙居城陰。作脂粉生計焉。

蘇高三者。姓高。行三。崇明人。寄籍姑蘇。轉徙維揚。時鄰人亦名高三。加蘇字以別之。其實姬亦從夫之名。並未以姓氏著也。頑身玉立。慧眼波流。見者罔不色授魂與。且善。同人言必中肯。問其年。已數到星。張軫翼矣。向與城北校書。本姓張。名銀兒。江陰人。詳見續板橋雜記。今竝以齒長。不與諸姬伍。而城北以風情著。美姬以歌曲擅長。皆有聲於時。不至門前冷落也。自方黃兩家。各以無賴速訟。河房中咸懷雀鼠之警。城北既淳

家吳會姬亦戢影邪溝每過城隅不勝人面春風之感

虞初續志卷十一終

虞初續志卷十二

清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秦淮聞見錄

雪樵居士

新安給諫王葑亭先生友亮咏秦淮七古云。江乘王氣日鬱葱。黃旗紫蓋天所鍾。楚王埋金壓不得。癡絕更聞秦祖龍。赭衣三千鑿淮水。衣帶繁紝百餘里。雄圖未闢紫髯公。大統先歸赤帝子。從此東南運始昌。相承五姓作金湯。烏衣瑞兆曾占郭。朱雀嘉名更立航。紛紛割據都如夢。禁得春潮幾回送。尚留風月此中偏。畫舫湘簾簫鼓聞。按秦淮水源出句容華山。秦始皇用望氣者言。鑿方山斷長壘。以泄王氣。自通濟門入郡城。

玉墀先生題羅雨峯板橋遺跡圖云。談罷羅家鬼趣圖。去尋舊院影模糊。蘆根瑟瑟如人語。中有鶯鶯燕燕無綠蕪。一片眾香埋半沒。橋身半沒街艷迹。但遺殘礎在也。曾親近玉人鞋。此柏婆娑似舊人。盤桓幾度可憐春。祇緣生長烟花裏。猶作亭亭倩女身。者番遊緒已愴然。又對風斜雨細天。畫最淒涼天最慘。看君筆上起蒼烟。其繪圖之日。尚有綠蕪殘礎。今皆無存。詢之耆舊。在迴光鶯峯寺之間。蔓草荒烟何從考。

據徒增感慨耳。

郭頻伽膚。中秋日。細娘招集秦淮水榭七律云。當筵索賦定情詩。金縷鞋盃纏手持。
正是秋風多。病日最難人。月並圓時瓊樓玉宇寒。如此翠被香衾或未知。勝事秦淮
應說徧。一宵清坐共楊枝。院中之細娘。不一未知誰氏。詩以存人可也。又秦淮席上
和叔溫原韻云。柔情如酒酒如川。小坐真成小比扇。羅綺前頭須福命。功名到手要
華年。山偷眉黛從人畫。天借燈光先補月。圓好向客中同作達。青衫紅粉定誰賢。

素琴張大娘養女居丁官營口閣中七絕四首失作者名姓僅憶其一云曉風殘月
唱來清怪我當筵酒自傾。聽到歌喉珠樣喚。一時愁煞好啼鶯。

雙湖太守禁妓簡齊太守以詩解之趙雲崧觀察翼戲題五絕句云。登車紅袖滿啼
痕。詩老為招已斷魂。十四樓高功保障。平康護法好沙門。八十衰翁已白粉。惜花心
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槍無敵。專救人間娘子軍。南部煙花手護持。君房下筆妙言辭。
女閭援到齊桓例。莫是貪他夜合貲。巧為蛾眉作主張。一言感然衆紅粧。知君九十
開筵日。定有湘蘭百妓觴。多少妖妓又冶容。家家處炷瓣香濃。青樓占得長生位也。

抵先儒祀瞽宗。

銅陵明經王保厚心單自號蓬萊小吏性情倜儻天資豪邁丁卯冬宴集張氏水閣
賞紅白盆梅即贈座中二姬云寒風料峭日初斜滿樹落雷欲放花一種風情誰得
似紅兒家近雪兒家

雲南段皆山。昕青溪七律云。秦淮煙水接青溪。一片香風隔岸吹。花艷畫樓簾不捲。
柳穿酒舫扇相窺。湘蘭舊宅鄰桃葉。玉樹新聲變竹枝。渡口往來船不斷。有人深拜
小姑祠。

華亭金棟贈金心娥校書二律云。金屋棲遲記昔時。阿嬌未貯渺相思。重來舊館如
巢燕。瞥見名花想折枝。月榭風廊倚醉釵。光鬢影我成癡。却憐帶笑含愁處。不許
郎裁贈別詩。歎步簾前不厭頻。彈碁淪茗鎮相親。幾時暮雨逢神女。一夜秋風動旅
人。衣上淚痕燈下落。髻邊花影鏡中新。慳囊愧乏瓊瑤贈。手界烏絲紀夙因。余於席
間得晤心娥和如春露淡若秋英果非庸脂俗粉也。

葑亭給諫詠桃葉渡云。湘簾低亞秦淮綠。月照玲瓏人似玉。風流不唱後庭花。自愛
儂家桃葉曲。憶昔橫波兩漿飛。載將紅袖向烏衣。帆隨渡口潮痕落。人伴堂前燕子
歸。新粧理罷春衫薄。花與腰肢同綽約。歌成團扇不勝愁。苦憶江頭波浪惡。過眼婢

婷似夢中碧天望斷彩雲空猶餘幻影臨流水一樹夭斜笑晚風

秦澗泉秦淮絕句云金粉飄零野草新女墻日夜枕寒津興亡莫漫悲前事淮水而今尚姓秦

董近溪過湘蘭故宅云石城東畔石橋斜徐國園荒有落花一代煙消歌舞歇侯門不及舊兒家

馬掬村士圖秦淮雅集七律云東風吹綠白門潮六代鶯花春正饒勝地喜逢佳日集名流爭赴美人招烏欄圍月波心舷紅板橫煙柳外橋新起歌樓高百尺珠簾不捲聽吹簫

凌芝泉秦淮春漲歌云春煙黯淡春雲駛二月江南雨聲裏萬里潮通一夜風秦淮新漲騰騰起新漲秦淮日漸高百花開處濺銀濤青溪渡口才三尺紅板橋頭又半篙橋頭渡口天搖碧斷陸沉沙杳無迹浪影初侵撒網灘波痕已沒湔衣石風痕日影漾參差潮漸增多春漸遲楊柳綠拖桃葉渡杏花紅泛小姑祠此時水閣春光淺此日玉人眉黛展曲岸紅窗扇扇開高簾銀絲層層捲窗開簾捲悄無聲祇覺河干倍有情誰家繡閣熏龍餅何處珠樓奏鳳笙繡幙珠樓春晝長水聲笙韻兩悠揚粉

臍溢處流成錦花片。飛時浪帶香。暮汐晨潮事過掠。波小燕還相賀。可知人是鏡中身。始信船真天。上坐處處樓臺倒影門。鴨頭綠皺縠紋輕。春情從此如春水。傍着欄干日日生。芝泉名霄江甯人。著有鳳巢山房詩集。予見此詩於曹鳳珍校書家。周蓮亭隸書詩字俱佳。每為歎賞。

泰州園椒墩維墉白門絕句云。夜夜秦淮夜夜簫。鱸魚時節長秋潮。曾經丁字簾。前坐細雨青燈話六朝。周雪客詩云。三弦撥動梁州調。故老聽來盡白頭。曹偉謨詩云。輕輕斷送南朝事。一曲春燈燕子箋。悲涼感慨大雅遺音。

姜兆蘭秦淮春曉云。隔簾燈燼月低欄似水韶光欲駐難。雙槳烟波潮落早。六朝春夢鳥啼闌。王孫車馬芳塵遠。商婦琵琶夜月寒。十里花飛流不盡。青衫有淚幾時乾。姜君青陽人。著有春庭詩草。

陳巧齡家居城北近遷文德橋下。座無雜客。庭有苔痕。軀袖垂髫。嫣然媚麗。藏十
畝墨蘭一幅。敏為玉京妹。此卷畫於崇禎癸未中秋後一日。年十四五時也。巧齡珍愛。時常展玩。殆氣類相感歟。彭甘亭居士原題三絕句云。粉印螺香一尺綃。棗花簾下想垂髫。如何便解靈修怨。不寫東風豆蔻梢。關心向姊說桃根。曾着黃綺入道門。

似替伊人寫。秋照藕絲冠底。澹眉痕舊院風流話水天。青溪紈素半飛煙亭亭一朵。
秋花影尚在。恒河劫前。

沈吉坪於庚辰夏午招邀王朝霞張寶林紀昭林胡蓮漪宴集王氏水閣醉後題壁
一律云。垂楊牆外繫蘭橈。長夏秦淮暑易消。花氣半窗人語細。歡聲一片酒兵驕。華
燈照水疑星隕。香篆隨風若霧飄。最爱曲櫛紅影裏。當頭明月隔簾蕭。

閨秀詩少有咏秦淮之作近見碧梧夫人咏媚香樓七古云春淮烟月板橋春宿粉
殘脂膩水瀆翠黛紅裙競粧裏。垂楊勾惹看花人。香君生長貌無雙。新築紅樓號媚
香。春影亂時花弄月。風簾開處燕歸梁。盈盈十五春。無主阿母偏憐小兒女。弄玉雖
居引鳳臺。蕭郎未遇吹簫侶。公子侯生求燕好。輸金欲買紅兒笑。桃花春水引漁人。
門前繫伍遊仙棹。奄黨纖兒想納交。纏頭故遣狡童招。那知西子含鼙拒。更比東林
結社高。樓中鬪耀雙星色。無奈風波生。頃刻易服悲離阿。軟行重房難把臺卿匿。天
涯從此別情濃。錦字書憑若個通桐樹。已曾棲彩鳳。繡幃爭肯放游蜂。因愁久已拋
歌扇。教坊忽報君王選。啼眉擁髻下粧樓。從今風月憑誰管。柘枝舊譜唱當筵。部曲
新翻燕子箋。總為聖情憐覲覘。桃花宮扇賜簾前。天子不知征戰苦。風前且擊催花

鼓阿監曾傳鐵鎖開。美人猶在瓊臺舞。銀箭聲殘火尚溫。君王匹馬出都門。西陵空自宮人泣。江南內誰招帝子。魂最是秦淮古渡頭。傷心無復一香樓。可憐一片青溪水。猶尚門前鳴咽流。

周月溪邀笛步七律云。步名邀笛灑春潮。有客今來聽玉簫。波裏月搖雙槳活。樓臺人占百花嬌。黃牽紫燕新楊柳。紅纏青山舊板橋。昔日桓伊今不見。空留佳話重南朝。又桃葉渡詩云。渡頭此夕更喧闐。滿耳笙歌不夜天。青雀舫攢桃葉渡。紅兒詞唱柳屯田。煙花勝地原堪賞。風月良宵更可憐。嫁逸少兒殊不善。美人難遇是良緣。奚茜紅校書名翠娘。居釣魚巷壁間絕句云。絲管聲中欲暮天。蘭橈爭水正喧闐。尋常一樣江城月。看到秦淮分外圓。

彭湘南秦淮口占云。秦淮河畔亂沙汀。芳草魂生六代青。春去雨中人不惜。杜鵑啼與落花聽。裏月明多。

陸調毓校書立秋前一日送汪雪峯歸里七律云。勸歸常似鳥啁啾。一唱驪歌反淚。李載溪秦淮夜泊云。輕搖畫槳泛清波。十二紅樓帶醉過。縹緲香風簾半捲。玉簫聲裏月明多。

流。怕。問。前。期。搔。白。首。何。堪。後。夜。即。清。秋。幾。年。歌。管。樓。臺。客。一。夕。風。濤。船。艋。舟。欲。望。征。
帆。惟。頃。妙。江。干。不。敢。暫。回。頭。

江夢亭於秀英席上送李薦園于役京江云衰柳紅闌一片秋迴廊曲折徑通幽美
人愛客連宵至檪燭同君永夜遊綺席悲歌頻撫劍霜林蕭颯欲披裘明朝燕子磯
邊水又透輕帆過潤州

金陵夜市構紈扇一柄畫竹數竿空翠欲滴題云幽篠千竿綠幾重輕烟淡雨更空
濛侍兒憮喜猜閒事問是情濃是竹濃末署秦淮女子夢湘法管夫人筆意併題余
遍訪夢湘無知者不勝悒怏

汪立齊憇才秦淮口占云晚風楊柳暮潮平打槳秦淮自在行舊雨多疏梁月冷朝
雲都散夢魂清任添紅友尋常債怕占青樓薄倖名人老漸如僧入定非關鶯燕太
無情

願將雙淚啼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余讀此詩每為酸鼻若某集中贈妓詩云憑君
莫拭相思淚留着明朝更送人此然風景語也近見楊月媚校書送別云休將別淚
共沾巾歌舞叢中老大身千樹桃花同薄命一年風景少長春懸知孤寂憑誰問但

說相思莫當真。紅葉半江秋色好，未應愁絕是征人。此詩愈曠達，愈覺悽愴。門外漢未易語此。

清秋氣爽，與高綺樓偶過吳小素楊玉香家，拈其壁間佳句，學簡齋太史語。綺樓曰：不知夢裏因何事，一笑嫣然眼倦。開此不知得妙。畫橈停午，知何處多在垂楊柳影中。此知得妙。夢回枕上，聞餘澤，知是花香。是粉香，此似知非知得妙。

豫章楊亦山巒題余青溪風雨錄云：珠玉隨風咳唾新，柳枝桃葉倍精神。生花筆寫如花貌，並占千秋不讓人。呼之欲出盡蛾眉，露浣舊徽讀艷詞。誰識前身红豆子，江南處處種相思。夢到秦淮最易醒，三生舊恨苦飄零。一池水皺千卿甚，眉影釵光記得清綺語。年來欲自刪琵琶聲裡淚痕乾，嬾雲又逐秋風動。讀罷香奩入社難。

柳如是本事。澹心板橋雜記極為詳備。近見甌北集中，題柳如是小像，足稱河東君知己。其詩云：女假男粧訪名士，絳雲樓下一言契。美人肯嫁六十翁，雖不鬚眉亦奇氣。妾膚雪白鬟雲烏，伴郎白鬟烏肌膚。肯同搽粉稱虞侯，弁陋持門勝丈夫。扁舟同過京口泊，桴鼓金山事如昨。何代青樓無偉人，可惜儂家貨主惡。早聞謙叟寫降箋，不遣朱游和毒藥。妾勸郎死郎不膺，妾為郎死可自憑。褚公偏享期頤壽，毛惜終高。

節俠稱三尺。青絲畢命處。尚悲不死在金陵。畫圖今識東風面。果然絕代紅粧艷。誰知膩粉柔脂中。別有愛民心。一片君不見。同時卞玉京。心許鹿樵事未成。旋識貴人為棄婦。流離含淚畫蘭英。又不見顧眉生。榮華曾擅橫波名。當其夫婦從賊日。捧泥塗面逃出城。一樣平康好姿首。青青終讓章臺柳。

辛未七月大府有驅逐之令。院中諸姬雲散風流。張素琴喜林輩。掛帆遠去李雨亭。寄懷二絕句云。苦怨鷺鷥命不齊。臨風難覓一枝樓。此行好記門前柳。春夢歸來路。不迷一帆輕逐曉風行。楓葉蕭蕭送遠旌。莫怪司勲真薄倖。陽關怕聽斷腸聲。又贈張喜林二絕句云。雲鬟霧鬢能嫣然。對影開筵轉自憐。命薄如花春不管。風光容易損。流年偷解瑤環意若何。賺郎來覓好重過。蓮心红豆同正裏。誰識相思苦。更多。

袁簡齋太史集中多有秦淮之作。予愛其與郭鳳池侍講秦淮詁舊四律。茲錄其二首云。當頭新月墜纖纖。十二年來更隱乘。人似孤鴻雲聚散。詩如老將律精嚴。黃梅雨久秦淮濶。紅藕花深畫舫添。料得憑欄定含睇。六朝春在水精簾。欲續寶膠帶雨聽。風驂小住玉河亭。家家短笛橫窗過。日日長眉隔水青。深夜花明燈照影。彫欄酒

罷月當庭尋春我有藍橋路且飲瓊漿再乞靈。

望江魯雁門題馬湘蘭墓云葉飄難禁往來風未肯輸懷向狡童畫到蘭心留素素
死依僧院示空空知音卓女情雖切薄倖王郎信未終一點憐才真在意青青竹節
夕陽中絕世英雄奇女粧荆家曾說十三娘年來文士動相擣始識伊人不可忘零
露似熏濃荳蔻百花想見繡衣裳平生除拜要離塚到此才焚一瓣香相傳江甯南
城外瑞相院後叢竹中為馬湘蘭墓嚴冬友侍讀又以為新安貞女某氏之塚陳楚
筠作詩以証其誤是耶非耶吾安能起塚中人而問之

府東廊有寄賣馬湘蘭畫冊並自題墨蘭云何處風來氣似蘭簾前小立耐春寒囊
空難向街頭買自寫幽香紙上看偶然拈筆寫幽姿付與何人解護持一到移根須
自惜出山難比在山時又斷崖倒垂蘭云絕壁懸崖噴異香垂涎空惹路人忙若非
位置高千仞難免朱門伴晚粧又一葉蘭云一葉幽蘭一箭花孤單誰惜在天涯自
從寫入銀箋裏不怕風寒雨又斜四詩皆有寄托或云湘蘭不能詩疑好事者所為
予錄其詩而還其畫

沈雲椒侍郎秦淮五日云菖蒲綠映石榴紅豎蓋東西放幾叢不辨誰家粧閣裏遠

山多在畫屏中。欄干影裏綺疏橫。艾酒齊酣笑語迎。樓上風衣樓下水。一簾香霧不分明。丹符風颭佛幡如扇影參差漾碧虛。一片湖光星萬點。家家水閣上燈初。柳陰外泊船頭都向樽前聽短謳。却到中流清景好。蔣王山上月如鉤。

陸昭霞吳蘓香長於象棋。對局清宵曾不知。參橫月落余與顏。金臺伍紫瑛偶過其室。見其對奕不休。態有餘妍。金臺為賦七律云。滿欄花氣夜逾清。雙美簾前倚一枰。雨陣並圓如對壘。單騎直入不俱生。黛眉橫處饒奇計。玉手停時運甲兵。局罷相看齊拊掌。侍兒都唱凱歌聲。紫瑛步韻云。坐間玉潔與冰清。客至歡迎不斂衽。背水衆軍疑險絕憑城。一將又逢生。欲擒虎子思投穴。解事狸奴勸罷兵。未許旁觀參勝負。漏聲聽罷更難聲。

吳松亭秦淮夜泊云。難遣秋宵遠別情。半堤柳影半河星。誰家倚檻橫吹笛。盡訴鄉愁與客聽。

余與程達人屢訪陸綺琴不遇。復於七月十四夜過其室。與訂隔夕重來達人題其壁云。幾度來游一晤難。相期三五共盤桓。姮娥未許輕相見。要待冰輪滿處看。高寶樹題吳馥林校書小照云。雲鬟霧鬢劇堪憐。小到鶯花十九年。位置恰宜清淨。

地閉門調鶴想當然

通州某秀才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為某秀才死也吾思嫁某自念門戶寒微事必不就今雖死為兒致此意則目瞑矣其父告某某往視而氣已絕戊午鄉試遇女子於淮清橋宛然如生入闌夜卧夢簾前爐沸驚醒起視見女子親為執役笑而無語試畢題七律於秦淮旅寓云勞勞水驛又山程橋畔相逢帶笑迎路遠尚然同跋涉情深原不隔幽冥風清棘院魂都冷爐沸油簾夢更驚自揣唱隨誰得似三條燭下話三生是科某領鄉薦為設位以祭之

商寶意先生於龍潭旅壁見秦淮偶興四絕後書桂堂二字逢人輒誦終不知為誰題其詩云淡黃楊柳曉啼鴉絲雨溫香濕落花應有躍魚吹雪上水邊亭子正琵琶水榭湘簾特地清朝煙上與曲欄平舊時紅豆拋殘處只恐風吹子又生籬門過雨綠煙鋪檀板金樽俗有無小艇已將煙月去人間空說女兒湖鱗鱗碧瓦照春華眢井宵聲鳥語哀第一林泉誰省得數枝猶發舊宮槐

陸苔玉校書性耽幽寂春蘭秋菊手自栽培尤善養水仙花開特盛余見其壁間有雲林卅六峯樵豐賞水仙詩蓋丙子丁丑戊寅所作其丙子四律云翠袖黃冠冷艷

答。美人名士讓清華。檀心未敢沾膏露。玉佩遙看出絳紗。夜月窺簾微有影。東風回馭即歸家。憐卿相伴無多日。淨几雕欄養嫩芽。凌波羅襪了無塵。占盡江南別樣春。
淡泊自甘風骨秀。鉛華不事玉容真。冰綃一桁園姑射。雲水千鄉伴洛神。冷趣幽香誰共賞。年年繡閣度芳辰。夢入瑤池雅淡粧。瓊姿合坐水晶牀。似沾月姊三分白。肯遜梅兄一段香。金盞不堪承玉液。銀臺猶自怯元霜。蝦鬚八尺留芳久。痴蝶狂蜂未許忙。白璧黃琮細碾成。丰神迥異晉人清。不因春困嬌無力。為學詩狂瘦有情。檻外繁霜懷舊恨。窗前旭日解朝醒。曇華一現還歸去。嬾伴塵緣過一生。丁丑四律云捲幔奇香逐曉風。錦堂人到覓仙踪。年年瘦骨蕉衫重。夜夜溫情杏帳濃。一自清芬初照眼。何來塵俗更沾胸。商量詩句經年後。閨苑歸來許再逢。一歲花開一度妍。妙明水淺靜涓涓。錦帷深閉繁霜夜。玉鬟低垂暮雨天。含笑入簾呼小玉。多情解語認非煙。山磬未許稱難弟。豪放溫柔各迥然。憇倚幽窗興欲狂。輕盈體態試新粧。何當金盞銀臺宴。更爇龍涎鳳腦香。相伴琴樽都靜雅。撲來眉宇自清揚。無言有恨緣何事。天女維摩怯散場。逢君逆旅眼偏明。怕唱驪歌淚濕纓。風信催教香漸淡。陽和烘得夢難成。如聞玉佩迴。看影為解春愁暗。繫情記得蕊珠宮。裡住出山還想在山清戊。

寅四律云。洛浦精神迥不同。詞人長伴一春中。止緣花亦憐狂客。豈為詩能奪化工。
暗室香飄。疑解佩。隔簾影動。怯迴風。錦屏翠袖和烟冷。一片檀心靜。裡通。豈緣珍重
怕追歡。脈脈哀情欲訴難。曩日芳心含未吐。幾人青眼早來看。環肥未許窺。璇室燕
瘦。分明倚畫欄。碧玉孤高空自惜。清泉照影不勝寒。驚喜冰姿細細開。香遺韓壽本
憐才。引將日影烘嬌面。逼出風情破玉腮。淡掃蛾眉朝紫禁。濃熏豆蔻立瑤臺。主人
愛讀羣芳譜。惜緩禁寒手。自裁不依籬落愛華堂。盆蕙瓶梅結契長。西子浣時原近
水。太真浴罷自生香。霜侵鴉背來何暮。雨濕鶯聲去莫忙。銀燭畫堂今夜客。美人芳

草鏡柔腸

又晚崧齋主人水月軒宴賞水仙詩云。珊瑚環珮下瑤臺。玉質金相費剪裁。南國夜
寒同錦帳。東房日暖孕珠胎。果然近水花先發。不怕偷香客。又來自界烏絲同作賦。
宓妃獨愛魏王才。

尤西堂泛舟秦淮感舊云。一篙春水綠平橋。蘭艇相將逐暮潮。河畔柳枝新繫馬。渡
頭桃葉舊吹簫。六朝金粉愁烟沒。二月鶯花苦雨銷。憑仗酒樽能送客。未容問答老
漁樵。又臨江仙詞云。十四樓前歌舞地。珠簾畫障神仙月明花底弄。紅弦無雙桃葉。

曲。最小莫愁年。戰鼓催殘金粉盡。空尋墜鴉遺鉢。香銷南國憶嬪娟。東風芳草綠裙帶我猶憐。

江曙亭雨後招吳玉香校書小集月波榭云。秋霖夕霽暝煙備新試輕羅稱體裁。簾外燕拖殘雨。人意中人愛晚涼來。凭欄雪藕停紈扇。隔座春葱送酒杯。六尺桃笙清似水。今宵好夢近宮槐。

儀徵張曰恒題江令宅云。南都多舊第。江令最知名。長板雙橋合。青溪一水迎仙臺。迴驛杏高樹。免鴉鳴悵望城東路。年年春草生。

秋日過馮全鳳莊次適值病起。亂頭粗服。半韻獨佳壁間周可中絕句云。身如梧葉怕經秋。清恙閒愁兩未瘳。為道冷風禁不得。湘簾催下好梳頭。

黃竹山寄題秦淮酒樓云。青溪小住一春勞。帘影低垂綠樹高。廿四風催花爛熳。十分酒醉客粗豪。銀屏紅燭歌金縷。錦帳烏雲墮玉搔。贏得詩成題憶昔。烏絲界就急

揮毫。

李佩雲校書璇次懸子野自書千秋歲引云。小巷清砧簷前鐵馬併入簾櫳蕭索哀鳴雁說遼陽事。驚棲鵠話黃姑約夢回時。酒醒了燈花落。一半是他將意縛。一半是

儂將情薄總是溫柔鄉路惡當初想到而今好而今悔不當初莫十年心十年事消磨却。按子野天啟時人其詞其字越二百餘年為佩雲得之亦有夙因耶。子野有懷名妓王修薇一闋佩雲或其後身乎。

李嘯村勉青溪口占云。粉牆紅掃落花塵。一帶樓臺樹影新。雨細風斜簾未捲。縱無人在亦消魂。

僧鷺巢定志工詩著有竹香樓稿丙寅六月許香巖太史招集西樓時夏蘭敷花因作西樓篇云。崔巍石頭城。澹蕩秦淮水。淮水繞城流。西樓聳雲起。不厭野人過。終日清樽醞纖歌。遏白雲。華月出高梓。誰操清冷音。猗蘭殊不以。按西樓即西樓記中穆素徽所居之舊址也。香巖太史葺其地而新之。樓俯秦淮。清流照影。十載寓公遊屐頗盛。今許公已歸道山。樓臺易主。殊深今昔之感。

秋聲在樹黃葉敲門。寓齋殊覺岑寂。適李懶仙枉過。詢其近狀。因述中秋前夜偶過高秀英水閣見其獨坐無聊。情多悒怏。歸途口占七律云。坐對清秋獨倚欄。當頭涼月小於丸。恰逢薄醉愁如訴。更愛微顰秀可餐。夜靜迎風聽葉落。堂空對影抱箏彈。花香茗椀消殘夢。暗解羅裙帶又寬。

釋棲碧同談念堂吳月樵諸公青溪野飲。云橋畔一帘動。相招酒伴過人同詩思淡。

秋在夕陽多。江令前朝宅桓郎何處歌莫忘。今夜月曾照醉顏酌。

馬拘村秦淮詩云。南國繁華地。西流歌舞場。千秋聚佳麗。幾度閱興亡。時雨催新漲。
游人買畫航。六橋排雁齒。九曲轉羊腸。掩映珠簾捲。參差蘭檠忙。浪花晴噴雪。粉陣書飛香。撇笛吳童秀。徵歌楚客狂。白頭多逆旅。弱冠半膏梁。樓櫓千家麗。煙花十里長。鍾山風影紫。泮水夕陽黃。比戶筵初設。連艤燈盡張。星槎橫燦爛。火樹發輝煌。酒氣疑騰霧。波聲訝沸湯。直如居不夜。何異泛銀潢。煩惱歸何處。溫柔老是鄉。多情皆杜牧。絕色總秋娘。腰細勝垂柳。喉嬌賽鼓簧。瓊瓈音斷續。金縷曲低昂。鴻雁原知別。鴛鴦豈論行。揚州春夢醒。巫峽莫山蒼。渡口尋桃葉。祠邊拜女郎。醉歸蓬帶日。感舊袂生涼。王氣黃金盡。嬌歌玉樹荒。年年憐後主。世世笑秦皇。

懷遠許叔翹秦淮雜詩云。璧月沈沈玉樹枯。吳娘曾此繫明珠。文章紙續鶯花命。天限三年嫁小姑。丁字簾西舊水亭。玉兒低首懶雙星。何當解脫玲瓏骨。蓬首焚香夜誦經。請謝吟秋零落旗亭謝小鬟。去年相遇在邯鄲。馮金琵琶一曲江州淚。月缺珠沉好夢難。詩人老去尚鶯鶯。張藉秋風少宦情。指蘇南屋又蘭馬入蘭居東小王住王舟

塘批紅抹白拜門生。按詩中所謂吟秋又蘭者。名重一時。今皆退為房老。若金寶小玉。杳不知其所之矣。美人名士。同茲浩歎。此司馬青衫所由濕也。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富貴而娶之。鮮不挾富貴而輕其夫。傲其舅姑者。養成嬌妬。患有極乎。予思富貴之女。尚不宜娶。近乃有購院中姬為簉室者。其流弊可勝言乎。劉葛莊句云。閒花止好。閒中看。一折歸來便不香。又郭正齊贈友人娶妾詩云。照眼瓊英似好看。殷勤移種入雕闈。幾曾荆棘成連理。錯認忘憂是合歡。國色天香雖共賞。土階茅茨可相安。誰人解得逋仙趣。抱着梅花耐歲寒。玩其語意。可以醒世矣。

江城齋志和。春日尋陽香輪舊宅云。愁來不解酒腸寬。看到鶯花興又闌。屐齒苔青沾宿雨。裙腰草綠帶春寒。吟殘舊句懷人苦。尋遍遺蹤欲見難。記得綠窗紅影裏。叮嚀惜別勸加餐。

院中雛姪。非親養者。約束甚嚴。選曲教歌無虛日。惟張畹蘭。其假母鍾愛特甚。任其嬌癡。常於春間邀同輩年相若者角技。余與荆瘦桐過其室。見其色藝俱佳。調笑無忌。亦一時韻事。瘦桐為賦詩云。一春難得暢幽懷。為愛風流綺席排。鵠脣篆濃浮睡

鴨鳳頭苔破。印弓鞋花因客好。香全吐月愛歌清。影上階問道廣寒人罕到。霓裳今夜近清淮。

畹蘭十歲時即為雲林山人所賞。代選輕航。遨游河上。山人別倚危欄。看其蕩舟來往。併記二絕云。星眸慵展趁朝涼。不憊晨興嬾下牀。報道畫船簾外等。熏衣理鬢一時忙。小鬟初上木蘭舟。暗數誰家好畫樓。忽聽欄邊呼小字。佯羞障面不回頭。

長沙王梧青鳳年七十重過秦淮。輕舟泛月。髦而多情。憶及老友蔡止山。王瓊圃張守軒輩。均歸道山。即曩日之二湯與郭玉娘等。亦無從問訊。不勝歎歎。其居停元寶官為余絮及。並出其留題二律云。狂奴故態怕重提。再過青溪日又西。畫舫綠波雙槳活。雕欄紅影一般齊。髻因新浴花都滿。酒到微酣曲漸低。照眼繁華今視昔。卅年春夢已全迷。無端幽恨上眉彎。破涕真難引笑顏。良友停雲栖碧草。美人行雨傍青山。偶來北里聽歌後。似過西州忍淚還。誰與招魂花月夜。斷腸鶯語尚關關。

周蓮亭為余誦曰。決意不留情。太忍斷腸相送我。原痴此院中女子送春詩也。君知其人乎。又焦漱芳箋頭錄近作云。家傍青谿舊釣磯。凭欄遠眺意遲遲。水紋圓處魚爭餌。樹影斜時鳥度枝。芍藥開殘春意懶。杜鵑啼徹客魂知。江南三月東風暖。吹到

閒愁雨鬢知。余久客白門，竟不識此兩人。如相馬者之失千里駒，殊可愧也。因自誦一律云：天台尋遍失雲英。枉說仙山頂上行。門掩梨花誰識面。詩吟柳絮始知名。錦心繡口生來艷玉磬。金船別樣清。不信雙柑春雨後。深林尚有好啼鶯。

汪庶田豐秦淮泛舟云：水闊初啟綠瀛瀛。路入仙源好問津。綠管一船烟外月。樓臺十里鏡中人。綺羅香浣舊薇露。琥珀光搖竹葉春。午夜燈光星影亂。居然此地隔紅塵。

金陵莊元燮無題云：髻雲撩亂不曾梳。先向池邊飼碧魚。露滴翠荷擎不定。戲分小妹當珍珠。杜容裳即事贈張畹蘭云：捲簾偷看步潛移。鳳子花前晒粉衣。欲摸幾回還住手。憐他歎是雙飛二。詩俱寫出女兒情態。真白描高手也。

宋人詩云：吩咐花香莫過牆。隔牆人正繡鴛鴦。聞香定要停針線。繡不成雙不寄。將指嬾累他幾日不成雙。此與前二絕異曲同工。令人百讀不厭。

近人王芷堂贈秀英校書刺繡云：晝長先把睡魔降。學繡鴛鴦坐綺窗。惟恐意慵針賴補菴維勤。重過白下。由水闊入城口號云：鴻爪重來記雪泥。十年幽夢落青溪。近人紫燕從容語識面。黃鸝不住啼楊柳。三眠意倦。烟嵐一角黛痕低。落花流水仙

源近返棹漁郎路不迷。

雪後邀黃栗夫坐王蘭官河亭。捲簾閒眺。冷艷逼人。蘭官曰。若此際弄絲竹一聲。必異尋常清脆其妙。朝霞即起。據笛吹小桃紅一曲。真不啻秦谷春回也。栗夫賦詩云。當年玉樹未曾凋。風景猶疑近六朝。一柄青帘搖屋角。幾人鶴筆過溪橋。冷如強敵。真難避。雪似寒愁不易消。惟有紅兒差解意。獸爐圍住自吹簫。又曹元寵母王氏雪中覩妓云。恰似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真摹寫入神。

錢塘袁鄉亭同吳次侯先生晚泛秦淮絕句云。兩岸紅燈射碧波。一枝蘭槳蕩銀河。捲簾都有蘭干影。只覺高樓月更多。夜半人歸露滿天。一重簾影一重烟。東風吹起長堤柳。盡捲笙歌上畫船。

青陽陳梅緣尉秦淮旅邸五古云。客舍傍清淮。日暮窗扉敞。讀罷掩殘書。憑欄看月上。淡影浩無涯。空水相摩盪。盈盈酒在壺。此際同誰賞。之子期不來。結念幾神往。須臾小夢中。喜叩門。環響。

韓伯起題周曼陀校書熏香獨坐圓云。不用痴心看畫中。水晶簾下記相逢。果然一縷沉檀氣。熏透羅衣入內重。

錢唐厲太鴻鷄尋秦淮舊院遺址調寄柳營曲云。支瘦筇訪城東板橋夕陽依舊。名士詞工狎客歌終醉卧錦燕叢。閒愁埋向其中溫柔老郤吳儂香銷南國盡花落後庭空風吹夢去無踪。

又題顧橫波畫蘭箋頭小桃紅詞云。秦淮不見翠蛾顰摺扇香痕潤往事眉樓有謠聞墨花春靈均舊怨都銷盡南朝艷粉才人風韻題咏到湘席自註龔宗伯有題畫蘭席子如夢令為橫波作。

院中七夕家家乞巧江夢亭為梅巧齡賦詩云。清秋庭院拜雙星瓜果鱗疊列幾層細語未聞聞笑語他生不祝祝今生銀河搖漾疑無路烏鵲辛勤最有情自昔雲中雞犬盛五更愁聽一聲聲。

厲影憐校書得蕭仁叔邦上來書語多未解問字於陳敬吾敬吾即其語意題後一律云。憔悴於今已細語。懨懨春雨病江南。離愁無那書何益。夢境雖佳醒不堪。尺素由來多舊恨。老生藉此作常談。何時笑語舉簾入。展盡攢眉為解驂。

江甯顧與治先生同杜于皇飲眺孔雀庵五律云。橋想佳人倚園思公子為猶餘夕陽好空照柳絲垂流水無情去春風著意吹暗將吾鬢換君少亦生悲自註孔雀庵

左為馬湘蘭故居。右為徐府東園。今皆廢為野圃疏畦。正所謂荒園一種。瓢兒菜占盡秦淮舊日春也。

夏培叔秦淮夏集云。傍晚紛紛載酒卮。有箏琶處過船遲。一河風月無人管。都付橋南楊柳枝。

丹徒孔竹嶼秦淮雜咏云。琉璃一片浸長空。倒映餘霞漾斷紅。幾曲平橋數株柳。畫船搖過太匆匆。丁字簾前月一鉤。羅衣初試恰新秋。晚來水調臨風起。隔岸誰家並倚樓。又溧陽宋漁山辰秦淮絕句云。嗚咽秦淮日夜流。薺花莢葉滿荒邱。南朝江令無人問。寒食年年拜蔣侯。

溧陽彭妥琴賦舊院行。行為閩客庵題姜姬畫蘭云。素箋小幅懸秋榭。陣陣香風吹欲下。誰移九畹一枝蘭。年年花葉無凋謝。並頭花影不含顰。幾葉蕭疎淡出塵。襞染可憐傳妙手。寫來烟雨却如真。如真即名姜其氏。風流應擅長千里。自書甲戌上元前。為贈翩翩蔡公子。公子才華宗伯家。南國徵歌遍狹斜。蔡為鶴宗伯子。江雲間莫生好詞藻。坐看點染紫草花。姬自題時莫生雲卿在座更助筆墨之趣莫生蔡子百年後。如見幽蘭親寫就。只無最恨石頭城。多時芳草埋香繡。我曾十度過秦淮。無處類垣覓斷釵。何緣世上逢金盃。

空向毫端賦。錦鞋笑儂家。本金陵地不知舊院多遺事。舊院歌樓三百。春風月鶯峯花
難盡記。記得城南淮水傍。善和坊對大功坊。文德橋頭近南巷。鷺峯寺側轉西廊。西
廊南巷皆香陌。踏成滿路胭脂迹。青樓到處可停車。朱戶謫家不留客。客來江上盡
王孫。一望平康即斷魂。樹迴楊柳多繁馬。花發枇杷故掩門。門裏閑千十二曲。誇兒
三五新粧束。自言好女如郤姓。秦預料小名多字玉。玉女珠娘未出來。簾內嗔教阿母。
催昨日遊人調錦瑟。今晨聞客下梳臺。臺前郤扇歌宛轉。微頰翻壓桃花淺。藍尾酒
傾燈下歡紅笙。汗透宵分喘歌舞相尋暮。復朝容易纏頭百萬消方粉玉釧光同。脣
更索羅裙色。稱腰當時紅板橋邊路。絡繹香輿織烟霧。只聽日日弄銀箏。盡說家家
擁錢樹。錢樹移來金穴邊。豪華巨賈粉少年。多邀狎客費杯罋。又買新姬教管絃。滿
城絃管風吹散。萬紫千紅齊爛漫。最先一本鳳尾蘭。紅錦千端還不換。采蘭時上木
蘭舟。蓮花開日向西洲。不論重陽與寒食。名流爭約同遨遊。來遊靈谷看梅早。又踏
雨花臺畔草。烏龍潭上槳咿啞。桃葉渡前歌懊惱。懊惱於今奈若何。正嘉前事已多
訛。趙家供奉無人說。武皇時趙燕如善音律徵入供奉但說湘蘭勝蹟多。神廟時金陵院中湘蘭昔以馬湘蘭為第一湘蘭昔
住青樓上。幾架吟詩樓自創。只有王生得入來。撤蘭寫竹常相向。湘蘭與王聞道王百穀最善聞道王

生愧不如江南才子。盡曳裾漫教白鳳誇詞客。還向碧鶴尋校書。此時舊院真繁盛。
五侯七貴爭相聘。每將上座遜紅裙。不許庸奴窺翠鏡。北里齊名趙彩姬。後來朱鄭
亦稱奇。朱無瑕字泰玉。鄭安娘皆當時名妓。象管鸞笙歌夜夜。燕釵鳳帔舞時時。便房曲館常迷戀。技

朱無瑕字泰玉鄭
安娘皆當時名妓

象管鸞笙歌夜夜。燕釵鳳帔舞

時時便房曲館常迷戀技

巧兼呈。心目眩。或能撻鼓聲如雷。或能投壺光若電。或能彈碁拂手巾。或能操琴聽游鯉。更有吳門薛。素索彈丸走馬翻身顧。素索吳妓住舊院善彈丸走馬於中絕技何者無尤競新詩吟柳絮詩能吟。絮畫能蘭。濕霧輕烟墨瀦殘黃金買賦猶為易。紅葉題詩始信難。舊院當年推領袖。錦江莫出湘君右。屈指姜姬正並時。如真豈在守真後。姜名守真馬名守真彩雲化去百年中。舊院樓臺倏已空。忍教回首蘿蕪徑。莫結同心松柏叢。四陵松柏日離亭不可尋。白髮亂餘亡。故老翠鋏銷後絕。知音二十年來江上宿。那堪玉樹今翻續。燕子斜陽晚。自紅臺城荒草秋還綠。我從舊院路傍過。何從彷彿遇凌波土花。總處沉釗股瓦蔓沾時拭黛螺。院內於今惟菜圃。翻看紙上留蘭譜。一代美人香草魂可憐。都被君收取。蘭葉蘭花有幾莖。如君翻作舊院行。忽教往恨成新恨。應化無情作有情。

白下歌姬有披荆於陽羨山中名妙音尼者。金壇王次回彥泓贈七律云。散朗高情
迥不羣。翠鬟判得一綢雲。釵鈿脫。奉旃檀座羅綺。裁裝貝葉文。茗椀近添禪。悅味舞
移新換戒香薰。潮音梵唱聲清妙。舊曲如今不耐聞。又代答一律云。淨却情根淨髮
根。笑看刀下翠紛紛。辭家偶爾來青嶂。喜客猶能贈白雲。世上合離沙鳥迹。面前啼
笑水風紋。春心久作寒灰死。艷曲何妨一再聞。

黃秋舲鉅即席贈鳳珠金縷曲詞云。驀地相逢驟劇堪憐梨窩暈淺。柳絲腰瘦恰好
芳齡。才二八。情態乍。諳時候更倦似懨懨。殢酒星眼欲飛眉欲語。問三生福分何人
厚。才與貌堪居。首半酣小立銀燈後。最銷魂。歌喉婉轉暗拋紅豆。月更分明人更媚。
翠黛訴多蠶繩恐措大不堪消受。典盡征裘花裏醉。愛酒痕。細上芙蓉肉。擎玉斝纖
纖手。

孫吟秋秦淮題壁云。桃花流水木蘭舟。丁字簾前訪舊遊。不見玉人空悵望。綠楊吹
絮下朱樓。

厚菴未詳姓氏。秦淮竹枝詞十首云。開到桃花春水多。青溪九曲半笙歌。西關三月
隨潮啟。遍放遊航泊內河。一年景物一番新。銷盡黃金為買春。水卧鴛鴦風舞蝶花

多解語却含簾。花天酒海任流連。風景移人太放顛。千道燭龍浮水面。家家簾捲春
燈船。雨後潮生景更殊。紅欄綠水兩平鋪。登樓不用危梯引。好是纖纖玉手扶綠柳。
陰陰絕點塵。憑欄恰露好腰身。此時我亦知魚樂。看見波心有美人。晚粧不藉麝蘭
熏。十二湘簾捲夕曛。照影似嬌珠翠俗。斜簪茉莉壓烏雲。晚卸船篷古渡頭。迎潮雙
槳捷如鷗。三更風露侵羅袖。便覺涼生六月秋。夕陽影裏放輕船。風解迎人月又邀。
自製新聲歌水調。隔簾誰和一枝簫。琵琶聲裡能留客。鸚鵡籠中解喚郎。委地青絲
慵不挽。女兒多愛學男粧。年來霜雪滿吟髭。慚愧風前唱竹枝。紅豆好拋千萬粒。沿
河處處種相思。

方子雲秦淮水榭夜坐云。曲曲欄干繡幙垂。檐光水氣動輕颺。羅衣涼得人無奈。猶
為簫聲立少時。

皇甫古尊在金陵市上。得金字扇一柄。乃前朝名妓徐翩翩所書。扇尾署名曰金陵
蕩子婦某。古尊喜甚。求題於厲太鴻先生。得賣花聲一闋云。花月秣陵秋。十四粧樓
青溪迴抱板橋頭。舊日徐娘無覓處。芳草生愁。金粉一時休。團扇誰留。婦人只有小
銀鈎。句尾可憐。書蕩婦似訴。漂流按翩翩字驚鴻能詩。有俠骨。送長洲顧太學詩云。

一日發江口。五日下長洲。可惜送君淚不隨江水流。又周暉聞柔媚書紈扇以贈云。
識面因何即別離。無多綢繆亦相思。天涯處處催人去。自笑前身是子規。

林初文章送客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未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

李雨亭過王桂娘舊宅云。門前逝水感年華。杜蠟牆高柳半遮。蝴蝶一生身入夢。杜鵑三月血如花。人經舊地東風冷。簾捲空庭落日斜。怕看傷心雙燕子。重來還認是王家。

立菴先生歸林數載。偶游秦淮口占七律云。板橋春浪恰容篙。檢點茶爐上小舠。魚到河梁欣脫網。鷹盤霄漢久除僚。名心似水由來淡。詩品如棋德不高。惟有狂奴狂未減。銀瓶索酒尚粗豪。

辛巳冬。天寒特甚。余與江夢亭周蘭軒過趙五福粧次。夢亭戲曰。含笑問娘曾記得。今年寒比去年寒。可為今日誦也。五福又曰。今歲立春在上年臘月。明年立春又在正月半。兩頭無春。其冬多冷。夢亭即其語意口占云。風滿簾旌雪滿天。美人呵凍撥爐烟。嚴寒凜冽非無意。不許江春入舊年。

張素琴去後。其女花子尚留曲中。自嫌名不雅馴。請易別字。友人高寄生向識素琴。今復見花子之友人。誦其紅拂當年事。青樓此日心之句。周笑曰。徐姬已辦走路矣。後果嫁江陰郁文叔。文叔死。復還秣陵。削髮為尼。居簾子營小庵中。

王竹軒題楊韻香粧閣云。夜深香靄月當欄。簾捲西風水一灣。怪底畫眉新樣好。開牕日日對鍾山。

熊庶泉觀察學驥秦淮雜咏云。秦淮三月畫簾開。便有游人打槳來。燕子不歸春又暮。幾家閒煞好樓臺。笑語勾留畫舫停。紅粧綠鬢影娉婷。簾前燈映樓頭月。十里人家一畫屏。

按齊武帝於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是青樓乃帝王之居。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駱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皆言其華也。梁劉邈詩。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此稱妓居之始。今則直以青樓為妓館矣。近邵介甫湘宴集秦淮水閣。自懷張菊如葉青華詩云。絲竹聲中雜醉醒。不堪旅館又離亭。鬟從客路無多綠。樓傍垂楊格外青。越水吳山懷舊雨。鸞飄鳳泊感晨星。明朝又撥中江棹。出岫雲難片刻停。

貢院前元寶官敎習小部清音。余愛其雛伶胡長生。邀陪鄭僧如。胡云明辰即返蘇

州鄭愛其纖弱穎艷，因笑曰：爾名佳甚，余為爾咏之。口占一律云：門巷重尋路欲迷，江湖間夢最相思。華堂蕭管春如海，驛使風霜鬓已絲。猶記名花留艷子，果然瓊樹有新枝。東皇歲歲催芳信，茵溷何曾為主持。

賴吉人舟泊北河口，寄陸綺琴校書云：涼夜風寒倚柁樓，空江瑟瑟起閒愁。蟬娟覓伴推雲出，鷗鷺貪眠逐浪流。蘆荻洲邊添酒戶，琵琶聲裡老江州。多情惟有長堤柳，萬縷千條挽客舟。舟至吳城復寄旅襄，並附一絕云：一襲輕裘寄已遲，寒先衣到我心知。秋來鴻雁回頭少，腸斷燈前暗卜時。

馬星園青溪曲二首云：清暉照床幙，坐唱同心曲。月尚依儂懷，郎去一何促。郎去妾心去，郎歸妾心歸。試看雙蝴蝶，不肯學單飛。又月波榭疊起二絕云：隔牕花氣冷侵簾，十二銀屏取次添。春睡正酣人未起，梁間紫燕喚鈎簾。幽蘭繞砌綠雲團，青到簾衣露未乾。自笑近來花樣瘦，凭闌春曉怯春寒。又過許香巖西樓云：連宵風雨妬花枝，畫出春光欲去時。一樹海棠開過了，主人笑語客來遲。

蕪城過客，未悉其名氏，贈張大家月香女史十絕。余愛其末首云：吟成一字九迴腸，除却溫柔不是鄉。但願他生齊化土，和泥燒瓦作贍鶯。

劉月川孝廉招邀于遜夫王芝亭馬夢溪小集月波榭五律一首云。樓傍舊青溪。清樽對夕暉。偶然簾半捲。忽見燕雙歸。天容名士聚。春怕好花稀。何處吹長笛。坐久客忘機。

離姬花子即風雨錄中之張曉蘭其養母珍重特甚余亦深為愛惜周蘭莊笑謂予曰爾兩人同一愛而不同所以愛因口占七絕云蜂貪釀蜜蝶貪香得得花間盡日忙同是愛花心一片兩般情性費商量越日王香亭廣其意作四韻云名花多解語訴盡是和非蝶為尋香至蜂如入市歸春葩紅艷艷秋卉淡依依但到將殘候蜂嫌蝶亦稀

劉金堂澄贈吳福真校書移居云金屋裝成錦作圍舊時梁燕尚依依又從楚館營新壘恐到秋深不肯歸

胡鳳巢蔚浪游吳楚嘉慶己巳寄寓秦淮予至而鳳巢已先往揚州見其寓齋留題七律云落拓天涯是棄材荆扉常掩長莓苔人同鴉影聯還散心似爐烟熟亦灰夜半清歌隨月落秋深紅葉上樓來此時獨坐凭欄客一片鄉愁掃不開馬掬村邀笛步懷古云桃葉渡頭採芳杜斜楊半繫垂楊樹風流遺跡望中迷一灣

水逝無今古。想見南朝愛竹人。岸邊聽笛橫烟櫓。桓伊三弄去無言。梅花亂落青溪雨。又題陸綺琴校書畫蘭贈周了緣云。想像櫻唇暈墨妍。數枝寫贈帶湘煙。美人情性天生妬。未許周郎獨愛蓮。又秦淮竹枝詞云。驚醒烏雲夢裡仙。一聲花賣夕陽天。晚粧未罷郎來接。捲起珠簾上畫船。閒倚闌干繡閣閉。蘭橈無數為懷迴。願君莫學西流水。紈扇捐時潮不來。攜歌童泛舟秦淮云。笙和笛響入青冥。雲縱無心也最停。一曲歌喉珠一串。美人妬殺倚樓聽。

釋棲碧是岸。著有花笑軒藁。其題春江燕子樓主人秦淮雜詩云。雨雨風風落盡花。幾株疎柳夜啼鴉。多情最是秦淮客。如此淒涼不憶家。

江甯談念堂承基著有石禪精舍稿。秦淮新柳云。東風吹面軟。娟娟柳條新。又作銷魂色。來看打漿人。朝烟低遠水。舞雪換前身。眉樣誰相似。粧樓為寫神。又青溪曲四首云。澄碧波環薜荔門。城陰風景似江村。憐他垂柳支離甚。不畫眉痕畫水痕。鍾阜浮嵐半有無。古祠遺址盡荒蕪。白蘋紫荷參差影。自捲餘馨醉小姑。翻銀闌口瀉濤聲。雨過波紋一夜生。飛鶯欲眠遊舫去。晚潮嗚咽打臺城。詞客臨流酒易醒。鷄鳴埭下一舟停。渾身疊雪香羅軟。靜聽風搖九子鈴。又秦淮曲二首云。潮起歡情濃。潮落

歡不見。如何載。歡船却喚雙飛燕。灌田引潮去。開閘放潮入。閘前簫鼓喧。田中桔槔急。怡園酒樓壁間絕句云。他鄉難仗酒消愁。離畔黃花恰暮秋。長笛一聲腮外落。不堪人在水邊樓。

汪鄴園途次大雪。有懷沈巧齡校書病中云。薄暮青帘凍不翻。騎驢人過急敲門。打頭柳絮添詩意。迎面冰丸散酒痕。夜永鷄瘡同客憇。宵寒鼠怯傍衾寒。遙憐病骨支離甚。獸炭誰然燭又昏。

如臯闈秀能澹卿璉題桃葉渡云。木蘭雙槳夕陽明。有客臨歧正送行。萬點飛花春一片。渡頭終古別離情。又黃良男詩云。團扇新誇七寶成。艷歌曾得感君情。盈盈十里秦淮水。何處王郎管送迎。

楚南王抑齋與余有車笠之好。三過白下。鬢髮蒼然而風情不減。庚辰秋仲招集陸綺琴董秀琴李佩雲胡蓮漪輩。排日聽歌賦遊仙詩六首云。不司符籙不朝天。贏得霞雲皆月地。人來少。閒看碧桃紅杏花。十二層城四面開。雲輶風幃任徘徊。飛瓊囁咐儂。猶記離恨天。中少。再來何年。天女散瓊花。塵世靈苗漸吐芽。種出江南花解語。

果然多事是仙家。青鳥書來近不同。歲星三住蕊珠宮。幾回借飲瓊漿去。依舊龍鍾。
一老翁。小吏蓬萊侍玉皇。金墀玉闕苦勿忙。青蓮謫後耽詩酒。始信壺中日月長。
明季柳敬亭蘇崑生俱流寓金陵。往來諸姬院曲。出入公卿座間。其豪情俠氣。卓絕
一時。國初諸老亦多題贈。板橋雜記。桃花扇傳奇。詳其顛末。尤悔菴看雲草堂集
中。贈蘇崑生二絕云。三十年前大將牙。張燈劍舞撥箏琶。相逢蕭寺驚憔悴。紅豆江
南正落花。九江漂泊九華歸。楚尾吳頭舊夢非。莫向樽前歌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
雲林三十六峯樵子。由白下移寓邗江。寄贈荅玉校書八律云。才上蘭橈未出城。高
樓玉笛兩三聲。吹來離緒心先醉。喚起秋愁客易驚。落拓自慚牛馬走。叮嚀誰學鷓
鴣鳴。雲帆雨棧。年年慣漫說風波。不可行。昨夜樽前笑語同。驪歌聲斷去匆匆。忍拋
神女巫雲外。空老襄王驛。夢中瓊樹觀前秋色冷。玉勾斜處夕陽紅。傷今弔古尋常
事。別有閒愁寄。遼鴻採藥劉郎轉暗思。天台曾到幾多時。相逢六載才膠漆。始信三
生有早遲。感遇頻看衣上酒。替人常記枕邊詩。平生自笑同痴蝶。選盡名花愛一枝。
羈魂落落不禁銷底。事飛瓊又見招。自薦遊仙秋夜枕。閒吹引鳳笙。雲簫風輕廿四
花多劫。人似初三月正嬌。紅豆拈殘時記曲。謫來猶自想鈞韶。病後腰肢減一圍。雲

英不似舊。丰儀驚當春。困歌先嬾。梅為煙銷影。不肥寶鴨香濃。愁損肺。桂花風冷怯。
侵衣。嬪娥幸喜偷靈藥。醫得清光永夜輝。命薄何妨不自疑。聰明思與福爭奇。三更空。
空想蕉邊鹿。一局難收劫後棋。鐵板銅弦歌懊惱。長齋繡佛誦慈悲。皈依欲拜蓮花座。
也似英雄末路時。憐我輪蹄足未停。飄飄難聚雨中萍。野鷗自愧衣常白。堤柳何緣眼誤青。
陌上尋春歌緩緩。筵前擊節惜惺惺。此生惟有花知己。訴與流鶯不忍聽。跌宕空餘北海樽。
荒鷄無復舞劉琨。蘭因絮果芳塵杳。紙醉金迷綺夢溫。管領六朝卿等在。遙憐三徑菊猶存。
相思此後潮能寄。夜夜回頭到白門。

杭州何春巢秦淮竹枝云。猩紅一點着櫻唇。淡抹春山黛色匀。壓鬢素馨三百朵。風來香撲隔河人。遠近聽來笑語聲。板橋西畔泛舟行。尋常一柄芭蕉扇。搖動春葱便有情。
蘭橈最是晚來多。萬點紅燈映碧波。我已三更鶯夢醒。猶聞簾外有笙歌。夕陽兩岸畫樓臺。
紅藕香中一棹回。別有芳心卿不解。扁舟豈為納涼來。

近過諸姬粧閣中。見其楹聯頗多佳句。如馬翠娘粧次云。嬌如新月真宜拜。瘦似秋英轉耐看。
高秀英閣中句云。綠雨紅雲春一片。禮香淺夢月三更。贈吳冠香聯云。終日校讐排悶錄。
他生報命鳥銜红豆。慈同心瓶插紫丁香。余薦園贈王翹雲聯云。終日校讐排悶錄。他生報

答。有情仙。某司馬贈荅。玉聯云。化為蝴蝶。魂猶瘦。修到鴛鴦劫。更多。

山右王童山。久滯邗江。近移白下。寓齋小幅。書休甯陳楚南句云。貧歸故里生無計。
病在他鄉死亦難。其久客難歸之苦。可概見矣。聞心田誦其僑寓秦淮。與鄰姬夜話。
七律云。老去心情止自知。怕聞絲竹嬾吟詩。年年滯迹三千里。日日思歸十二時。
孤客生疎門。憤掩廻廊曲。折月來遲。鄰姬也怨飄零苦。話到鄉愁。雨淚滋。

滇南王青池又蓮咏盆蘭四絕。即贈單芳蘭校書云。風捲清香透碧紗。瑤階百箭長。
蘭芽美人含笑為余道。一歲曾開五度花。折花簪鬟索題詩。翠袖慇懃勸玉卮。賞鑑
自誇原不爽。買來還是未開時。花光四照客狂歌。滿座笙簫雜綺羅。客到此時狂不得。
好詩難並好。花多別却湘妃伴翠娥。素心猶似想巖阿。較勝開與庸奴看。倘入朱
門可奈何。

小住清溪羈遲十載。知我罪我。俱未可以口舌爭也。秋浦姚鐵舟。舟書來規諷語。擊
情長真難備錄。又寄七律一首云。六朝風景舊繁華。占住青溪計未差。傲吏情懷同
蝶蝶。廣平知己問。梅花生來。倜儻原非福。夢裏團樂不是家。春草年年傷碧色。江郎
何事滯天涯。

附錄雪樵和銕舟原韻一首云。歲月蹉跎改鬢華。學書學劍事都差。詩緣寒瘦誰求草。筆已凋殘不夢花。塔影招來咸澤院。春風吹過莫愁家。登樓王粲歸思切。不愛枝棲近水涯。

院中郭三名噪一時。因訟事牽連袁香亭為之關說。當事者覆札云。朵雲飛至誠恐狼藉花枝。欲于園中立五彩旛。使封家十八姨莫逞其勢。然弄郭郎者只是逢場作戲。須上臺時看如何扮演。再理會下場可耳。香亭復寄詩云。一波才定又生波。屢困封姨可奈何。不是花奴偏惹事。總緣柳弱受風多。登場更比下場難。牛鬼威風色已寒。要識李夫人面目。何如留待帳中看。

陸靜功壺中偶談載松江胡壽楣久客金陵醉過青溪喚渡舟子不應自倚石欄嘔吐。遙見對岸有二女子小舟並坐。其衣淺綠者吟云。草綠苔青傍枕生。月明乘興御風行。淒涼何處橫吹笛。恰似當年舊約盟。少頃衣白者復吟云。於今醒却舊知迷。紅豆拋殘莫更提。蕩子心情同蝶蝶。好花多處抱香栖。壽楣留心切記聽耳邊街鼓業近四更殘月微明由他道回寓次日仍過其處徧問舟人並不聞二女吟詩壽楣悚然不復敢深夜遊行。

庚辰春莫偶過因是庵適值牡丹開盛邀集胡蓮漪張寶林作花前竟日之遊兩人居處異地辰邀已至各攜摺疊扇一柄均畫折枝牡丹一書姚鐵舟善慶庵看牡丹二律一書初潭集賞牡丹一則實非有心預購何巧合乃爾因併錄之

鐵舟名翔貴池人其七律云扶筇同過梵王家綠雨紅雲爛若霞止道禪門為善果誰知淨土有名花生來富貴嬌無力吟到清平點不加誰識甚深微妙諦空中香色總繁華芬芳魏紫與姚黃四面樓臺護曉妝鹿苑苔深雙屐少鼠姑苞拆一僧忙筵前莫惜中人產檻外能留幾日香拚向花間頭白盡摩挲老眼看春光

初潭集載王簡卿赴張功甫牡丹會眾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即捲簾異香自內出薰郁滿座羣姬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首飾衣繡皆牡丹一姬首戴照殿紅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則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鶯黃黃花則衣淺紅如是十輩衣與花凡十易所歌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若遊仙

余在姑蘇又聞王學耕誦下時校書寄某詩云不恨離多恨夢痴夢中攜手說相思

一聲鐘動。鴉啼樹。又是柔腸欲斷時。迨至秣陵。逢人致詢。有能知其舊居油市。而伊人秋水渺不知其所之矣。

江歸鶴訪紫雲校書云。誰家水閣近黃昏。滿耳笙歌笑語溫。悄立桐陰風露冷。曲終纔扣一聲門。

李嘯村上已集飲秦淮七律云。板橋雨過水拖藍。約踐今朝恰盍簪。馬齒座吸人第
一蛾眉窗對月初三。歌傳桃葉春猶淺。笑索梅花酒正酣。恨是綠肥紅瘦日却從江北憶江南。

南浦馮筠少震東題李笛樓秦淮煙月錄云。買得秦淮作比隣。不知占盡幾多春。小
細度曲花含笑太白題詩筆有神得意文章關福命會心碁酒總經綸。板橋他日搜
遺翰定議先生第一人。又陪哈蔭亭孫虎溪曹義池周月漢周了緣板橋踏月五律
二首云。夜氣壓重樓。青溪結伴遊。人烟隨岸遠。燈火逐波流。長笛三更月。輕寒六代
秋。誰家小兒女。猶自唱伊州。往事記名流。秦淮第幾樓。吟詩留古意。打槳放扁舟。客
舍難為夜。羅衣不奈秋。閒心消未得。貰酒看吳钩。又憶秦淮七律云。六朝陳迹隔秋
煙。最憶江南八月天。勝國樓臺斜照裏。故侯門第晚風前。尋山謝傅雲雙屐。吹笛桓

伊月。一般何日得隨南向雁重來。江上拂吟箋。

金陵瑣事載林奴兒號秋香成化間妓風流姿色冠于一時學畫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筆意清潤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因畫柳枝于扇題二十八字以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

羽士朱嶽雲福田江甯人著有獄雲詩鈔咏秦淮舟子七絕云一年生計在煙波金陵秦淮過眼多那更捕魚江上去可憐夢裏亦笙歌。

周櫟園與友人話秦淮盛事詩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鳥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幙歌聲繞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洞簫猶在板橋西曲曲銀河蕩晚霞蘭叢玉色間琵琶暗潮夜濕依欄石細雨朝開隔岸花茵苔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窗紗雲鬟月底分明畫妬殺垂楊一半遮誰識合歡夜不開吹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渡來曲曲鴛鴦流艷夢垂垂楊柳綠深杯一生明月秦淮好到眼雲烟第幾回拂水殘鴉弱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風吹香動花無骨露逼歌聲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酒爐閒受綠陰支鍾山松老雲霞漫近日金陵客不宜又馮筠少憶江南詞云江南憶蓮漏怕重聽十里

畫船歌管接五更。殘燭夢魂醒。記得雨初晴。春過處。何事煖如雲。鸚鵡恰當來客語。鴛鴦生為讓。船分天色正黃昏。

陳佛奴既往揚州。於秋杪寄湘亭一札。併寄香物數事。湘亭題後七絕句云。冰麝芳煤遠寄將。幽窗焚處斷人腸。分明裏日人初到。一陣衣香早上堂。

或誦秦淮某校書絕句云。雨急風狂勢欲傾。呼僮忽取傍簷燈。奔來簷溜如溪響。隔着窗兒喚不應。又云此王翹雲詩也。

旌陽汪潤齋佩暄。工繪事。畫五色菊於箋頭。寄馬紫珍校書。並題二斷句云。曾過三徑話從容。描出幽姿氣味同。耐得秋光禁得冷。回頭莫怨負東風。擬將瘦骨比寒芳。膩粉調朱鎮日忙。不信色香都絕俗。寄人籬落避秋霜。

李嘯村上已憶白下詩云。清明恰是握蘭辰。遙卜秦淮眼一新。楊柳晚風深巷酒。桃花春水隔簾人。橋邊車過香生路。樓外船歸月滿津。憔悴不堪來舊館。相憐誰為洗沙塵。

廣西桂林許健庵其源同蔣心餘先生詰青溪舊遊。斷句云。十年萍梗寄江湄。何處春來繫客思。記得青溪舊遊處。桃花深護小姑祠。

如臯馮玉林原與王桂娘同居。桂娘去後，遂歸馮氏，改名福姿。其始至白門，卧病數月。霜菊雪梅，未免憔悴。隔年餘再遇於鈔庫街，則桃花春水，顧影堪憐。間與邗江湯某綢繆臨別，留贈七律云：一掛輕帆便各天，相思有夢亦徒然。蔗甘終竟茶同苦，耦斷何堪綠入牽。歡會從今思昨日，光陰容易過中年。懸知兩地離愁苦，怕看當頭月。

再圓

喜齡胡七養女，居淮清橋水巷。十五歲時，色藝俱佳，不屑嚙伍。春日放美人風箏，洪勺泉題詩云：霧鬟烟鬟白練裙，御風行處傍斜曛。應酬久厭思離俗，位置空高太不羣。幾見嫦娥曾入月，由來神女慣為雲。因緣一線非難斷，莫把飛昇早認真。

馮筠少茉莉詩云：磁盆軟土絕塵埃，清白風姿婉媚才。揷入鬟雲連葉少，稔將纖指待花開。夢回珊瑚枕，香猶膩妝罷。朱樓賣又來，一蕊一珠攢萬朵。秦淮風景足低徊，又玉簪花結句云：只恐鬟雲簪不住，小鬟生怕倚欄干。又梧桐一聯云：遊戲功名憐介弟，風塵賞識讓中郎。俱摹寫有神，典切入妙。

鮑柳橋絕夢詩，寄白門某校書云：鶯離燕別太匆忙，猶喜宵來入夢鄉。爲道風波難跋涉，更憐清減細端詳。繁絃健唱新翻曲，小袖仍藏舊日香。珍重夜寒休再到板橋。

殘月有輕霜。聞柳橋與馬月香有終老之盟。此殆寄月香也。余曾晤月香於張鳳林席間。身軀短小。雅淡宜人。殊足繫人懷思。

鍾心香李雨亭劇賞胡雙喜張寶林馮秀卿曲藝之佳。因同二公乘興踏月。適雙喜抱恙失音。不勝快悒。心香於席間口占云。樽前唧唧似蟲鳴。病裏歌喉怕倚聲。名曲要聽偏少福。舊絃重理亦多情。樊川薄倖人。都老王粲思歸賦未成。時予將歸豫章銀燭華堂今夜酒青衿。紅粉問三生。

汪元琛金陵雜詩云。青溪一曲鴨頭波。相約湔裙踏淺莎。雙槳月明桃葉渡。但聞人語不聞歌。

白下秋闌。士子雲集。秦淮諸姬家詩詞楹帖。觸目紛披。但萬斛沙中寸金難得。偶於楊韻香校書水閣見呂卓園範錄舊句一律云。柳絮吹殘柳浪搖。春淮日日長春潮。水高船影平。欄過風急。歌聲隔岸飄。檢點妙香焚。寶鴨編排小令配瓊簫。桃花門巷深如許。記得天臺路一條。

予與趙敬夫同過東水關。余飲香校書。敬夫急急欲行。飲香戲曰。冬去春來。疏闋許久。況已過清明。春光易老。何不追歡竟日。殊覺負此良辰。予愛其吐屬絕似汪蛟門

好女兒一闋云。隔樹鶯聲喚起春情。九十韶光今已半。看梅萼凋殘。桃花歷亂楊柳輕盈。怪煞檀郎不定。寬後約。負前盟。若道是別離猶未久。已修忽。花朝無端上已。又早清明。

王功甫敏代卞小鳳送某回中州七律云。幾年聚首共蹉跎。執手踟蹰奈別何。夜雨淒涼傷舊雨。清歌冷落怕驪歌。熏爐那及郎情熟。蠟燭真同妾淚多。短堠長亭人獨去。滿帆風雪渡黃河。

偶過嘉興友人柏菊溪屢詢秦淮女子竹香。近况若何。予雖久居白門。曾不知竹香為誰。轉問菊溪。乃菊溪亦只聞其詩而並不知其姓氏居址。因誦其春夜懷人一律云。簷鐸聲聲夜漏遲。丁東入耳最淒其。剛愁酒醒誰相伴。恰喜燈明影不離。芳草隄邊留舊恨。垂楊屋角掛新絲。此情難向人前訴。只有菱花鏡裏知。

長沙嚴仲簡年才弱冠。僑寓秣陵。閒居院中。情殊急遽。常側聽夜漏。黎明馳去。其友黃星堂調以詩云。鴛枕偏憐一夜愁。濃香淺夢數更籌。笑君恰比春霜薄。紅日高時影不留。

雲林逸叟浪游吳越間二十餘載。癸未冬六十初度。忽整歸鞭。陸調毓校書邀集張

晚蘭蔣秀英胡雙喜四喜輩共設餞于因是庵留別諸姬二律云白頭分袂最淒涼
無奈桃花戀夕陽綺席難辭今日醉旗亭猶憶昔年狂佳人滿座都傾國遊子還家
恰杖鄉恨別傷離徒懊惱燈殘酒醒莫思量生憎薄倖到而今誰識樊川一片心玩
月怕圓愁月缺看花不折惜花深休傷遙夜空吹笛自有知音莫碎琴紅豆拋殘白

門道垂垂翠英易成陰

聞周介軒述壬午秋闌楊研齋龍霖亭全友人扶乩于秦淮水榭默祝後乩忽自動
得斷句四首云何處鐘聲曰暮時鶯峰寺外夕陽遲笙歌歇處游人散自剔苔莓讀
斷碑秦淮誰說舊盟寒兒女酸心淚不乾底事相逢白門道帶圍難禁一時寬蘭橈
燈大夜深紅數遍欄干第幾重記得當時歡喜地玉河亭在板橋東名士名姬笑語
謠依稀風景似當年不堪幽恨重提起春雨梨花落墓田楊問作者名姓乩復動曰
兒乃秦淮舊人張喜林蒙公等見招無可迴避但兒粗識之無不通文藝於鶯峰寺
前逢舊好張質夫強與俱來詩則質夫口占也楊又問諸人誰可獲雋乩曰祿籍掌
自文昌我輩何能分曉再書絕句云棘闈深鎖萬燈明食葉春_{天蠶}夜有聲老將重經
酣戰處秋風淚洒石頭城予憶質夫殆亦老諸生而客遊秦淮者

春日同李雨亭閑遊秦淮偶過某姬家適一僧先在予為誦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句姬力白無他云是舊隣偶爾過訪越日以其事聞于楊香輪香輪述一趣語云昔有夫出外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亦與戚里往來乎妻云自君之出足不踰闕即寂寞難遣以小詩自娛其夫欣然索詩稿閱之開卷第一題即是月夜招隣僧問話

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就正於馮猶龍覽畢置案頭不致可否袁憫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今夕餽我矣家人以為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至門門尚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相待袁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之必至也詞曲俱佳尚少一齣今已為增入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今尤膾炙人口事載堅鉢集按西樓舊址在秦淮河武定橋下自許公香巖修葺後又經易主若非法苑流傳亦安有過而問者

溧陽彭貴園光斗秦淮絕句云雙雙蘭槳畫橋西上已風光入望微一派綠楊遮不住歌聲輕度夏侯衣誰製新詞教小紅蓬艤低按玉玲瓏楊枝已去徐娘老莫向尊前唱惄公

汪來峰寄寓秦淮。習靜辭囂。托病不出。有旅病一律云。年來踪迹苦勞形。借病偷閒
戶半扃。藥倩美人量。水煮詩煩老嫗。輶炊聽秋聲。到樹驚殘夢。月影移花上短屏。枕
畔每聞隣舍曲。三更歌管不曾停。又貴園再過釣魚臺。有賣花聲詞云。檻外綠楊遮
影透窗紗。凭欄處處玉無瑕。記得旗亭曾畫壁。是那人家深巷酒旗斜。路好疑差。陰
陰庭院隔籬笆。綠掩紅藏。昏似夢。風送琵琶。余將有揚州之役。鄭玉齋江曉亭共觴
於厲四娘家。適其女玉林校書購芍藥數十本。曉亭賦芍藥一律。即送予之邦。上云。
花神莫厭酒徒狂。綠竹筵前徹夜忙。簾內影搖千片錦擔頭風送一城香。莫呼小字
愁分袂芍藥一名將離。但惜餘春勸舉觴。明日廣陵騎鶴去。虹園嬌艷費平章。

秦淮沈翹翹者。亡二十餘年矣。友人誦某生弔翹翹絕句二首云。舞衫如蝶鬢如鴉。
醉倒城南碧玉家。一霎紅樓春夢短。酸風苦雨送梨花。眉斂秋霜冷畫屏。崔娘卷裏
太零丁。紫蘿紅杜都尋遍。何處空山墓草青。後閱耳食錄知為河南韓生弔都下沈
翹翹之詩。愛其淒惋有致。並錄之。

王建宮詞云。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按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
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則王建所云入月。即月事也。近人諸春生欲寄宿院中。

尹新官以月事婉辭。施暨堂為賦絕句云。鴛鴦此夕費安排。雙宿雙飛事不諳。為報
嬌娥今入月。與卿同學太常齋。

日札載美人粵面既傅粉復以胭脂勻掌中。施之兩頰其畧濃者為酒暈粧。淺者為
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粧。梁簡文詩有分粧開淺靨。繞臉傅紅斜之句。
近日秦淮曲中競尚飛霞粧。華亭王秋墜絕句云。水晶簾下看多時。淺淡飛霞鏡裏
知。莫更樽前添酒暈。輕敲歌板喚紅兒。

馬湘蘭舊宅今改為佛庵。貴園七絕云。拍拍寒塘野鷺飛。數株衰柳冒禪扉。壞牆風
過幡飄影。猶認樓頭舊舞衣。

宣西庵江干曉發寄王寶珠校書云。催人腸斷五更鐘。不管離愁幾萬重。江上蘆花
舟上客。一齊侵曉趁西風。

長安客話金陵陳大聲鐸嘲北地菴曲云。門前一陣驃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
馬蹄香。綿裙綿襯綿褲子。膀脹那裏有。春風初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臘那
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舉杯定吃
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鬟髻高二尺。蠻娘那裏有。霧鬟雲鬟宮

樣粧行雲行雨在何方。土炕那裏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那裡有嫁得劉郎勝阮郎。近日秦淮曲中人人競秀。戶戶爭華。陳設倣商彝漢鼎。綺窗嵌雲母玻璃。曲檻長廊。望徹湘簾繡幙。曉風殘月聲傳鳳笛鸞笙。奇服艷粧。雀裘珠繡瑤釵寶珥。火齊猫睛。味厭山珍海錯。人思火棗冰梨。淺斟低唱。飛瓊恰霄漢飛來。檀板金樽玉娟比瑤池玉潔。遙想大聲見聞習慣。故鄉風景故一遇趙女燕姬。直是人間天上。

黃陶庵先生不肯和河東君詩。蓋賦性莊嚴。其詩却極有風趣。如竹枝歌云。東湖西湖蓮花開。一日搖船採一回。蓮葉田田無限好。只因曾見美人來。柳條不繫玉蹄騎。拗作長鞭去路斜。春色也隨郎馬去。粧樓飛盡別時花。近有詩本不佳。而自矜身分者。柳塘以沈餘霞校書小照求題于某生。某意不屑置之。餘霞謂予曰。某不題照拜賜多矣。聽其言詞鄙俚必無佳句。倘一落墨。行將奈何。後見某莫愁湖句云。詩人何事無高見。不咏功臣咏莫愁。回憶餘霞之言。誠為不謬。未幾湘潭王瑞軒來云。余訪餘霞不獲。今始知其移居鷺峰寺後。地頗清幽。曾出梅花小照囑題。得七絕一首云。一重門掩一層花。入夜寒芳透碧紗。不是色香清絕處。美人何事肯移家。予笑曰。君

為某公捉刀。餘霞雖不知詩而實能知人。因述前事。共相慨歎。

謝小娟年十四明眸皓齒顧盼嫣然鍾心香贈七律云脈脈泉聲愛細流兒家小築徑通幽等閒公子留紅葉多少才人願白頭對鏡修容疑入月舉簾識面抵封僞禪心笑我沾泥絮也逐東風上玉樓

揚州汪蛟門贈柳敬亭賀新郎詞云何物吳陵叟儘平生詆諧遊戲英雄屠狗寒夜蕭條聞擊筑敗葉滿庭飛走令四座欷歔良久說到後庭商女曲悵白門寂寂鳥啼柳天付與懸河口可憐飄泊甯南後記強侯接天檣櫓橫江刁斗亡國豈知逢叔寶世事儘銷醇酒滿目燭羊僚友心識懷光原未反但恩仇將相誰知否少平勃黃金壽

鍾心香贈言露香校書云橫看側視總銷魂疑是前身淨六根粉黛輕勻花有致丰姿皎潔玉無痕繡簾風細游絲軟寶鼎香清篆影溫知否最難商量處一鉤新月近黃昏又贈蓉裳校書云燦爛衣裳五色絲章臺誰信有瓊枝知名久列羣芳譜繡像新增百美詞袖影風飄春笋嫩眉彎黛淺遠峰低留人細語鶯聲軟猶憶盈盈十五時蓉裳本吳人愛着繡裳見者目炫彈絲品竹藝冠一時雖稍長猶自矜持常與雛

姬小鬟角勝云。

雲林逸叟重遊白下。喜晤若玉校書。贈詩云。誰云別後見時難。春去秋來雁一般。夢裏悲歡傷聚散。燈前驚喜話溫寒。重逢解語名花好。直當知心舊雨看。靈鵲畫檐應有信。綠楊深處卸征鞍。

情性嬌痴劇可憐。風寒露冷夜將眠。眠時記得清閒課睡鴨。重溫護水仙。余見此詩於馮雙喜壁間。末無名氏。詢之云。購自夜市中。錄之以俟知者。

杭州宋笠田樹穀山塘閒步云。疏狂猶記少年時。幾處歌場鬪雪詩。此日舊遊零落盡。酒痕只有故移知。似此風光絕可憐。相攜朋好踏春煙。怪他楊柳舒青眼。止向長街看。少年近人劉璧田珏再遊秦淮云。衰柳斜楊客再遊。舊人無復唱涼州。劉郎老去風情淡。自然吟韻賦感秋。秦淮畫舫劇玲瓏。短檻疏簾四面通。忽聽隣舟歌子夜。借人絃管醉西風。二公詩傷時感逝。中年以外人殊難多讀。

顧與治秦淮感舊七古云。淮流雨足波光膩。詞客停船午相遲。文園多病阻清歡。坐起尋思溯洄意。此時落日酒初酣。望裏悠悠總詩思。何人對此最深情。風前別下鍾山淚。遊子皆言風景殊。居人倍感河山異。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宗全盛治。城內

連雲百萬家。臨流爭櫓笙歌次。一夜扁舟價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佳人。向晚傾城來。只貴天然。薄珠翠不知。鄉澤自誰邊。樓上舟中互流視。采龍門罷喧未已。蜿蜒燈先夜。波沸偶將一葉到。中流半夜移。舟無槳施。當時只道長如斯。四十年中幾遭易渡頭。猶是六朝烟。畫閣珠簾久。顚頷鷗首全。隨戈甲。人馬嘶亂入王侯地。即今月好幾船開。惟有空明照。醉繁華既往莫重陳。幕燕搖搖定猶未。但願遊人去。復來再見太平全盛事。卷中多錄國初人詩詞。亦見明季末造士夫觸目傷懷。有不能自己者。我輩生當盛世。江山秀發。花柳榮敷。窮達均有餘樂。謂非覆載生成之獨厚乎。江夢亭題沈素琴水閣云。數椽斜枕舊青溪。窗外輕紅杏一枝。花映清流人倚檻。雙雙照影水都痴。張子含雨中同小雲司馬二波騎尉題吳姬寇香櫂月圖三絕句。詩云玉簫金管蕩橫波。何似吳姬細馬駢。爭怪雙鬟忘不得。當年曾與唱黃河。九曲秦淮話六朝。不堪同聽雨瀟瀟。櫓牀小響分明記。青粉垣西舊板橋。未到黃昏掩側門。初三下九易消魂。東風二月梢頭恨都在。江南紅豆艷。

武進黃仲則景仁中秋夜游秦淮歸城南作云。城南好酒如春泉。醉塌酒家樓下眠。醒來露重葛衣冷。正見浩月當中天。呼僮起步六街去。香塵寶轂青溪邊。玉簫子夜

聲未歇。離姬十五歌可憐。此時據鞍我亦樂。顧影不覺猶少年。惜哉花月只空度。春江回首愁如烟。去年此夜人初別。今歲今宵已成憶。懷人中酒自年年。此時愁煞天涯客。桃葉渡莫愁湖。昔日佳麗今有無。殘金剩粉弔不盡。徘徊漏下啼城烏。城烏啞啞天將曉。走馬卻出長干道。到此惟餘萬古愁。荒荒月落高城小。

白門馬子周秦淮雜咏云。丁字簾前月上時。簾中低唱竹枝詞。離鶯出谷啼猶軟。乳燕臨風態不支。我對青衫懷白傅。誰鈔藍本贈紅兒。憐卿親捧銀箋紙。補索前宵感

遇詩。

江甯秦耀曾。字遠亭。潤泉殿撰之孫。芝軒尚書哲嗣。以孝廉官武部員外郎。工詩。少學明七子。近師山谷放翁。著有鳳梨書屋詩鈔。其和清溪舟泛圖八首云。紅蠟能填碧玉簫。青油初泛木蘭橈。聽歌已過橫塘口。流水潺潺冷竹橋。短籬缺處補移楊野蔓。無人自有香。七十二航歌板寂。更從此地闢清涼。黃蘆苦竹儼荒汀。水榭傾頽閉曲襦。疎雨一畦人不到。豆棚蛛網挂蜻蜓。祇林雙社鎖山崩。樹杪危巢白露飛。忽見青帘飄一角。隔林犬吠酒人歸。翠洗層巒淨曉鬟。鴨頭波蘸雨三灣。怪他眉譜翻新樣。寫作雙蛾對博山。欲問臺城十里隄。藤梢橘刺路還迷。石橋巷口南朝寺。草翦裙腰

蝶微消夏甯煩折簡呼。一船穩載阮嵇徒。吟懷漸減風懷冷。不藉詩娛藉酒娛。篇
釣窗網待重新。翠羽明珠恐未真。欲采蘋花慰幽怨。小姑祠下唱迎神。

滇南嚴廷中字秋槎。匡山方伯哲嗣官萊陽少尹。七攝縣事。山左稱循吏焉。著紅蕉
吟館詩集。逼真晚唐。其秦淮曲云。荳蔻含苞圃香雨。芙蓉根抱相思土。斷雲殘月。不。
分明化作秦淮烟。一縷秦淮十里九停橈。金粉依稀認六朝。一道盈盈衣帶水。紅樓。
分岸住。妖嬈銀屏珠箔紛無數。雕欄畫棟參差露玳瑁。梁高燕穩。樓流蘇帳暖。春難。
去。洞房曲折繡簾遮。簾內深藏解語花。侍兒宛轉知留客。鸚鵡聰明曾喚茶。綠酒紅。
燈開夜宴。釵聲鬢影圍佳豔。纖手親揩白玉盤。冰梨雪藕隨時薦。鬆鬟髻子學蘇州。
珠翠尋常不上頭。茉莉半開工媚夜。芝蘭斜挿更宜秋。輕盈體態天生就。冰綃束緊腰肢瘦。衣染鶯黃。柳色嬌裙拖湘水。春痕綴歌喉。一串太玲瓏。鶯讓悠揚燕讓清。紅豆迴環。新記譜。綠陰別院夜吹笙。十五吳娃初省事。眼波已解隨人試。花信專工繕。
繒枝爐烟也篆鴛鴦字更有年華廿二三。可人中婦倚嬌憨。溫柔儘讓秋娘憤。風月尤推阿姊。諳秦淮十里春無縫。銷金不比銷魂重。杜牧空留薄倖名。高唐未醒迷離夢。我昔乘舟過白門。紅絲翠解溫存雙飛絲鳳曾留影十索。新歌總斷魂。江山無

惹繁華。歇人間。天上仙。凡別莫問。當年舊板橋。斜陽衰柳。蟬聲咽。

虞初續志卷十二終